



口 12
3764
110

R12
3764
110

毛詩後箋十七

涇胡承珙墨莊著

小雅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稽古編曰序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序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詞有專指也康成釋烝然爲久如以合序至誠之意固矣承珙案陳說是也烝然罩罩釋文引王肅述毛云烝衆也鄭箋以烝爲塵以塵爲久然其云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久如而並致之於朝曰俱曰並仍不出衆義益經

末下中色民
1991.4
贈
91-143

文重言罩罩正承烝然而來則訓烝爲衆似合經旨正義乃云若以爲衆止見求魚之多無關思遲之義則於至誠之事不顯非也

烝然罩罩傳罩罩罹也段云當作罩罹也下當云汕樸也不當曼字罩罩者以罩罩魚也汕汕者以汕汕魚也承珙案經言罩罩汕汕自是取魚之名傳以取魚由魚具得名故釋罩爲罹釋汕爲樸經言其用傳言其體義相成也傳於單文者每以曼字形容之如洸洸武也潰潰怒也之類此則重文者又以單字釋其實義訓詁之精如此若說文水部云汕魚游水貌引詩烝然汕汕此或本之三家魚部鱒下云烝然鱒鱒从魚卓聲既不言其義又不稱詩故段氏以爲疑今考李氏集解引說文汕字注而不及鱒王氏總聞雖云罩胡角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然亦不及說文可見宋時說文尚未必有鱒字也

釋文罩張教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罹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穫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承珙案說文罩捕魚器也籠罩魚者也从竹翟聲或从崔作罹詳沈重所以音穫音護者當是從說文作籠故有此音但說其形非罩雖未知所說云何要失爾雅罹謂之罩之義凡自上籠下謂之罩故淮南子說林訓云罩者抑之說文罩字雖不言其狀佳部云罹覆鳥令不飛走也讀若到玉篇音竹教切一切經音義十一罩古文作筊是罩罹音義略同矣

烝然汕汕傳汕樸也釋文字或作簄同釋器云樸謂之汕案

爾雅毛傳皆以汕爲樸此古名也鄭箋云今之撩罟乃以今曉古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御覽引舍人云以薄罾魚曰罾正義引李巡曰汕以薄汕魚皆未詳著其狀惟陸氏埤雅云罩罩言嘉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汕汕言嘉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陸意蓋謂汕即罾矣說文廣雅但以罾爲网不著汕名然古者橧巢同義禮運夏則居橧巢鄭注云聚薪柴居其上廣雅橧巢也大戴禮鷹隼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皆是說文樸澤中守艸樓也此當謂澤中守魚之處楚辭九歌罾何爲兮木上御覽引風土記云罾樹四木而張網於水車輓之上下形如蜘蛛之網方而不圓蓋罾者樹木爲之其高如巢故得樸名說文艸樓藝文類聚引作竹樓亦即謂其張網守魚之處樓與巢義同耳潁濱詩傳竝用傳箋其欒城集有車浮詩序云結木如巢承之以簀沈之水中以浮識其處方舟載兩輪挽而出之即詩所謂汕也此言結木挽輪與風土記合承之以簀與舍人李巡言以薄者合要之皆罾也罾乃自下舉上之物而劉逵注吳都賦翼鰕鰕云翼抑魚之器也誤矣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傳興也正義曰傳文略三章一云興也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雖皆興也此疏深明傳例後儒因毛於三章始言興遂謂上二章言魚者乃因所薦之物以達意然則末章言雖亦曰烝然與上二章文同豈雖亦所薦之物耶

翩翩者雖烝然來思傳雖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

宿之木也此箋申傳壹宿是矣但傳不過以壹宿狀其慇懃非以此見有久義來者謂雛之來集則烝然自是羣然天下無言鳥集而曰久如其來者箋又云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既以雛喻賢者而烝然來思又似指君子兩句之中詞意隔絕正義既云此我謂君子又云將久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則於箋語一句之中文義亦不相貫矣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燕加厚之據正義惟定本有此箋當時本多無此語承琪案又疑脩之假借楚茨傳脩勸也儀禮注古文脩皆作宿今文尚書宿作有論衡引有作又禮記王制亦云王三又賓之初筵室人入又傳以爲又射自是訓又爲復若箋以賓載手仇仇讀曰斟謂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則不如讀又爲脩謂室人入而勸脩也末章三爵不識矧敢多又箋亦訓又爲復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知其多復飲乎皆於經文增字成義不如云尚不知其能飲三爵與否況敢多勸乎語較直截此嘉賓式燕又思即謂燕時勸脩殷勤序所謂至誠也上章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考燕禮又云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庶羞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然則此云又者其即所謂無不醉歟

南山有臺

序云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姜氏廣義曰前篇樂與賢者是賢者初至燕飲之日有以灼見人君之心與

猶交也親也樂者賢人樂之也此篇則賢人已列於位無不稱職人君有以灼見賢人之心而知其功業之所就序云樂者人君樂之也不曰嘉賓而曰君子蓋已用之爲臣也承珙案二樂字不必如此分別俱當就求賢者說范氏補傳云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爲用也語極平正惟前章君子指在位者嘉賓指賢者此章君子卽指賢者鄭箋以只爲是以邦家之基萬壽無期爲得賢之效按之經文無不脗合左傳襄二十四年子產寓書于韓宣子曰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同盟于平邱子產爭承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足以爲國

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又襄二十年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穆天子傳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公飲天子酒乃歌闓古昊字天之詩天子命歌南山有嚞古臺字此皆以詩之君子指所美之賢者呂記嚴緝皆以君子指人君朱傳又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皆非是

南山有臺傳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此所引都人士傳作臺禦雨則笠爲禦暑可知文選謝元暉臥病詩李注亦引毛傳臺所以禦雨今本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自是傳寫之誤毛於都人士

析言之而周頌其笠伊糾又云笠所以禦暑雨也則渾言之合之無羊傳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則臺止可爲蓑而不可爲笠祇以備雨而非以禦暑可知稽古編以郭氏雅注陸氏詩疏皆承鄭箋都人士臺皮爲笠之誤是也其又引爾雅藨侯莎與夫須爲一艸則因本草別錄謂莎一名夫須御覽引廣志云莎可以爲雨衣而誤不知爾雅之藨侯說文鎬侯莎也與郭注異讀卽夏小正之緹縢羅端貝以爲其根卽香附子者爲是要與臺絶不相涉草木之名固多同者臺不妨亦有莎名御覽引毛詩提綱云臺一名夫須莎草也究不得以夫須爲藨侯也

北山有萊傳萊草也正義曰十月之交曰田卒汚萊又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非有別草名之爲萊陸璣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以上下觀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承珙案此正義乃誤會傳意而然傳本當作萊萊草也凡傳言某某草也者固以爾雅無明文亦或因其草爲當時人所共知故但云某某草足矣如召南蘩草名也王風揚之水蒲草也之類皆與此萊草也同例傳竝非以萊爲草之總名也何氏古義引爾雅釐蔓華以當之邵氏正義竝據說文作萊蔓華徐鍇以爲釐萊同音似矣然蔓華非習見之名果萊卽此釐毛氏無容不注齊民要術引陸疏萊藜也莖葉皆似萊王芻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謙沛人謂雞蘇爲萊玉篇廣韻竝云萊黎草也黎來亦一聲之轉春秋時來公大戴禮聚橡栗藜藿而食之莊子藜羹不糝韓非子藜藿之羹是

古人以此爲貧者之常食段注說文云藜初生可食故曰烝藜
不熟萊烝蓋卽烝藜是也
南山有杞稽古編曰易姤卦以杞包瓜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
曰大木馬曰枸杞鄭曰杞柳凡三木焉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
杞棘嚴坦叔以爲山木王伯厚以爲杞梓則所謂大木也左傳
楚聲子以杞梓比鄉材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
將又稱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草木疏云其樹如樗理
白而滑可爲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何
氏古義曰以陟彼北山言采其杞例之則此杞當卽是枸檽也
姚氏識名解曰嚴華谷斷此詩之杞爲山木蓋據陸璣之說云
杞一名狗骨山材也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以爲函及檢板其

子爲木蟲可合藥按此數語乃釋枸耑非釋杞嚴殆誤據云爾
承珙案姚說是也釋文有杞下引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
骨此卽陸釋四牡苞杞之語彼云一名地骨不言狗骨者或今
本有脫佚耳釋文於此引之則固以此杞亦爲枸檽矣若嚴緝
所引陸疏正在南山有枸之條首云枸樹山木其狀如櫨一名
枸骨云云與嚴所引微異不知嚴據何本稽古編從之誤矣陳
氏所引易姤釋文當作馬曰大木張曰枸杞亦彼此互誤或又
因將仲子無折我樹杞傳云杞木名也趙注孟子杞柳云杞柳
柜柳也一曰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案北山當作南山邠鄉殆
及遂疑此杞卽樹杞之杞不知趙注既以柜柳釋杞柳一曰木
名者別說謂杞與柳爲二木非杞柳連稱之比於此下乃引詩

則必不以南山之杞爲杞柳矣陳大章名物集覽據通雅以枸
楬爲貓刺又以爲絲綿樹此等皆不足信
南山有枸傳枸枳枸稽古編曰孔疏引宋玉賦枳枸來巢以證
毛說嚴緝譏之以爲風賦枳句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爲
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草木疏已引此
語證枸矣云古語曰枳枸來巢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
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爲證訓枳句爲木名而妄以枳爲橘變之
枳句爲詘曲之鉤是李之謬也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
據李而非孔哉枳枸雖南產而詠於周詩其在禮則婦人以爲
贄見曲禮字作棋人君燕食以爲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
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承珙案說文木古兮切部檹檹檄

二字依段注增補多小意而止也从木从支只聲一曰木也椳檹椳也
从木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盡檹椳二字以雙聲爲
其名義多小意而止者與下楮部櫧字云櫧椳而止也同義在
人在物皆爲詘曲不得申之意段注說文云明堂位注作枳棋
莊子山木篇作枳枸宋玉風賦作枳句淮南王書作枝枸其入
聲爲迟曲據此則風賦之枳句卽謂是樹枝句曲原屬可通但
其本義當以枳枸之木多枝句曲而名說文以檹椳爲木名雖
別一說然木部祇此二字木爲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疑檹椳
木名乃其本義多小意而止尚其引申之義玉篇云贅曲支果
今作枳椳木曲支也果名也今作棋是也陸疏云枸樹山木其
狀如櫨一名枸橘高大如白楊所在山中皆有理白可爲函板

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
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
故飛鳥慕而巢之本從南方來能令酒味薄若以爲屋柱則一
屋之酒皆薄崔豹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
拳曲核在實外味甜美如餳蜜所言與陸疏合姚氏識名解謂
陸疏可爲函板云云正嚴華谷所引說南山有杞者其誤據無
疑又木蜜嚴引作木蝨尤誤中之誤此辨可謂諦矣李時珍移
唐本草木部之枳椇於果部而木部別出枸骨一條引陳藏器
以爲卽詩南山有枸非也

蓼蕭

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正

義曰李巡云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蠻在南
方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也雒師謀我應中侯篇名注皆與
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
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本有兩文今李巡所注謂
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
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李巡與鄭同時鄭
讀爾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爾雅本有二文者
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
據何時也此及中候直言四海不列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
列其國數唯五戎六狄與爾雅六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
故據下文也布憲則秋官承夏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

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荅趙商云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稽古編曰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今本無同明堂位而無九夷周禮賈疏謂詩及爾雅與禮異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歟承珙案箋以四海爲四裔乃古人訓詁定例內爲九州外爲四海不容相溷故云國在九州之外大者爵不過子竝引虞書外薄四海其所援據確矣至夷蠻戎狄九八七六五之數正義據李巡兩注不同知爾雅有兩文因知鄭氏注禮箋詩互異者所讀爾雅與巡同故亦據兩文是也臧在東謂李巡既有八蠻在南方三句則上文九夷在東方四句必非李注考郭璞注有此四句郭多本孫炎則九夷在東方云云當爲孫注不知正義明引李巡九夷在東方云云然後引孫炎曰海之言晦云云若李巡無兩注何由知爾雅有兩文不當執此以疑彼

虞東學詩曰章內燕字舊作燕饗按序本不言燕而注家以孔燕爲甚燕義亦支離嚴華谷改甚爲盛又非孔字正訓竊意兩燕字皆作安字解文義差爲明直承珙案以詩篇次第觀之此詩竝未見飲酒之事則此篇爲諸侯朝見天子下篇湛露乃與之燕飲彤弓乃加之錫賚序次井然此詩兩燕字自當皆訓安

左傳襄二十六年衞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秋七月

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正義引沈氏曰賦蓼蕭喻晉侯德澤及諸侯言晉侯有德是安我宗廟也此所謂安當卽燕笑孔燕之義

既見君子箋云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箋疏皆以君子指天子集傳始創爲天子美諸侯之說嚴緝云湛露形弓以顯允君子我有嘉賓稱諸侯之美則爲燕饗諸侯無疑也蓼蕭之詩以零露喻王澤以旣見君子稱天子其下皆稱贊天子之辭若天子用之以燕諸侯不應自稱己之美而不稱諸侯之美也承珙案左傳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杜注云賦蓼蕭義取燕笑譽處樂與賓燕語也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宣兄宣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杜蓋謂賦詩之意是主人用以頌賓集傳卽本於此然經文爲龍爲光明是諸侯以得見天子爲遇恩寵而被光耀君子自當指天子非諸侯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箋云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蘇氏詩傳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言樂也經義述聞曰蘇氏之說是也爾雅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車舝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

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姞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鄭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承琪案嘗嘗者華首章云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與此篇文意略同箋於蓼蕭云聲譽常處天子正義申以王有聲譽常處天子之位嘗嘗者華箋云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正義云言常處此聲譽之美兩譽處文同而解異非是且是以者承上之文蓼蕭言既見君子而燕笑是以有此譽處嘗華言我覯之子而寫憂是以有此譽處兩譽處皆當言有此安樂處耳

李氏集解以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頌天子之辭黃實夫非之以爲諸侯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是亦爲龍爲光之意也王氏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承琪案二章壽考不忘與終南文同當從正義謂四海稱頌之不忘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傳云爲兄亦宜爲弟亦宜是指君子宜爲人兄人弟末章萬福攸同與采菽文同皆謂天子爲萬福之所聚而下與諸侯同之王雪山謂二章以下皆頌天子者是也

鞗革沖沖傳鞗轡首也沖沖垂飾貌詩經小學曰說文鞗革沖沖傳鞗轡首也革轡首銅也从金攸聲石鼓詩田車無鞗字有鑾字鑾鐵也一曰轡勒既安之下有鑾勒字焦山周鼎有攸勒字博古圖周宰辟父敦銘三皆有攸革字辟尚功鐘鼎款識周伯姬鼎有攸勒字寅簋有鑾勒字疑詩經文鞗革皆鑾勒之譌鑾勒猶唐宋人所云金

勒古鐘鼎鎏省作攸後人不知爲鎏字之省輒製攸下从革之字蓼蕭毛傳鎏也轡下盖落首飾二字鎏所以飾轡首下文云沖沖垂飾貌正謂此飾也革者勒字之省轡首謂之勒勒馬頭絡銜所以繫轡故曰轡首唐孔氏釋轡首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甚誤載見鎏勒有鶴毛傳有鶴謂有法度也鄭箋於采芑云鞗革轡首垂也於韓奕云鞗革謂轡也於載見云鞗革轡首也而采芑尤誤轡可言垂轡首不可言垂矣承珙案古文以攸革爲鎏勒毛詩多古文當是本作攸革轉寫誤合二字爲鞗因復加革字於下經文遂成鞗革耳惟正義曰釋器云轡首謂之革郭璞曰轡靶也然則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爲之故云鞗革轡首垂也鞗革卽言沖沖故知垂飾貌

據此疑傳文本作攸革轡首垂也轡首垂謂飾之垂者故繼之曰沖沖垂飾貌采芑箋正用此傳載馳傳云垂轡轡之垂者謂人所靶之轡有餘而垂此云轡首垂者則以轡首之繫於絡銜者謂之勒以銅飾勒之垂者謂之鎏故云鎏勒轡首垂也孔氏誤以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又云鞗皮爲之由不知鞗爲鎏之誤革爲勒之省耳

湛露

序云湛露天子燕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此皆統言諸侯不分同姓異姓六月序云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尤可見此兼同異姓言之惟次章有在宗載考之文或其中有同姓諸侯爲之加厚而夜飲亦事理之常特

鄭箋分三章爲庶姓四章爲二王之後經文所無無以見其必然耳

厭厭夜飲傳厭厭安也說文厭安也从心厭聲詩曰厭厭夜飲段注云小戎傳曰厭厭安也釋文及魏都賦注引韓詩愔愔和悅之貌按愔見左傳祈昭之詩蓋愔卽厭之或體厭乃厭之假借承珙案小戎厭厭良人列女傳作愔愔所據當亦韓詩此厭厭夜飲訓安者卽儀禮燕禮君曰以我安下文不醉無歸卽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曰諾敢不醉也

在宗載考傳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承珙案經言宗者古人謂同姓爲宗如左傳胙之宗十一族及宗不余辟之類在者於也在宗猶言於同姓也傳云夜飲必於宗室者宗室卽謂同宗於者於其人非於其地言必於同姓乃有夜飲之禮正以明異姓則否耳故箋申之云夜飲之禮句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句於庶姓讓之則止正義云以其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焉箋疏皆善讀傳文後人泥傳宗室爲夜飲之地其說多不可通有謂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此古編之說夫諸侯燕在路寢儀禮有明文天子當亦同之此燕朝正稽諸侯非祭畢之燕豈晝燕在路寢至夜飲而忽移於廟後之寢室乎且采蘋本言宗室此詩但云在宗毛據當時同姓有宗室

之稱用以釋經非可以采蘋爲比也或又謂首章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此傳云宗室者謂宗子之室天子同姓諸侯燕之於宗子之廟以宗子爲主人宗子者禮之所謂大宗也詩稗疏說案傳引宗子與族人燕者箋謂天子燕諸侯之禮亡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周禮王燕則膳夫爲主人未嘗分同異姓也若燕同姓諸侯於宗子之廟將天子就之而爲之夜飲乎抑惟使宗子主之而天子弗與乎於古無徵殊爲臆說

在彼杞棘姚氏識名解曰何元子以此杞爲枸杞云詩以杞棘並言棘木低小則杞非大木可知且以後章例之桐椅相類杞棘亦當相類愚按木之叢生者被露獨厚杞莖幹叢生與棘並有苞稱故以杞棘並言自不應爲杞梓大木然杞與棘要是二種若何氏緣枸杞通枸棘爲同類諸侯之喻則武斷矣

彤弓

序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正義云首章爲總目下二章分而述之以相承也毛以藏之者爲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纂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爲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說樂而賜之故舉之爲總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醻之是饗時之事亦饗爲總也鄭亦首章爲總但藏載於車卽是受時之事爲異耳承琪案此序與文四年左傳甯武子之言合故鄭氏取以爲箋又襄八年左傳范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卽此詩受言藏之也然則王肅述毛以藏爲

藏示子孫當得毛旨尚書文侯之命東晉孔傳亦云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講德習射卽同毛傳藏示子孫亦本詩義若鄭箋謂受出藏之乃反入也則是藏之車中與下櫜之義複正義引左傳受策以出出入三覲彼注以出入爲去來云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與此不同似不當以爲證總之此詩以首章爲綱下二章申明其事賜弓所以爲諸侯之寶藏由藏而推及於載傳云載以歸也由載而推及於櫜傳云櫜韜也說文櫜車上大橐則知載之謂載於車明矣至於旣之饗之皆實指其事喜好乃所以旣之之心右醻乃所以饗之之禮如此則全詩條理井然矣

彤弓弨兮傳彤弓朱弓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釋文云嬰弓見司馬法荀子大略篇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所言與司馬法合毛學出於荀卿行輩敦弓旣堅傳云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蓋卽本諸師說此不言諸侯彤弓者以序文自明也山海經海內經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管予輕重丁篇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漢書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國自豕韋彤弓斯征撫甫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是則三代皆以彤弓爲諸侯之制正義謂色以赤者周之所尚非是如果時王所尚則不應天子以雕而諸侯轉用彤矣疑古器物雕與彤以精粗爲等差如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右彤几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形几後鄭注云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

朝者彤几聘者彤几亦其差次也

鐘鼓既設一朝饗之箋云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朝何氏古義

曰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

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再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

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春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

亦兼燕與食矣但燕或於寢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

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

然亦見王者勤於待賓賞不踰時如此承珙案經言鐘鼓既設

已見鄭重之意則一朝二字亦鄭重言之非徒取速成之意天

子饗禮雖亡然大饗用鐘鼓見於周官大司樂樂師大師小師

眡瞭鐘師鎛師典庸器者皆有其文魯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

子所以享元侯也詩但言其纂采之盛即可以知其禮之隆矣

一朝右之傳右勸也箋云右侑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

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一朝醻之傳醻報也箋云飲酒

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醻猶厚也

勸也正義申傳以爲下章言醻醻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未得

名爲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饗禮勸其功也此勸既非勸

酒故卒章醻亦不得爲醻酒矣葉箋曰醻導引主人又飲以導

賓而醻之此傳訓醻爲報是傳意醻之不施於飲酒明矣故王

肅云醻報功也其申箋則皆用燕禮承珙案此二章竝承上章

饗之爲言而以燕禮爲解似非爵盈不飲之義且箋云一朝猶

早朝正義謂燕或至夜饗則禮成而罷故以朝言而經文右之

醻之皆云一朝則不得以爲燕禮明矣但上言鐘鼓既設則右醻明是饗時之事亦不當泛以勸報有功釋之楚茨傳云侑勸也與此正同則此自是以右爲侑之假借爾雅酬酢侑報也然則右亦爲報醻亦爲勸右之醻之當主侑幣酬幣爲義何氏古義曰禮于饗有侑賓勸飽之幣上章言右是也于飲有酬賓送酒之幣下章言醻是也饗爲飲禮兼言右酬者以饗亦兼食故也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授宰夫束帛以侑注謂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注謂君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侑幣公食大夫禮用束帛其酬幣則無文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葢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爲天子酬諸侯之幣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酒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禮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人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繡黼而琥璜將之承琪案何氏以右爲侑幣醻爲酬幣甚是然尚牽合於食禮之侑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王后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燕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注既行饗禮而設醴助懽也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注既饗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是則饗禮本有侑幣王禮或更有玉與馬不必以兼食禮之故至酬幣既見於儀禮春秋時秦后子享晉侯歸取

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展莊叔執幣皆饗有酬幣之證
郊特牲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三獻之介君專序而酢有酢必有
酬此所以用酬幣也儀禮覲禮饗禮乃歸注云禮謂食燕也王
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疏云以此文爲互則
饗食燕皆有酬幣侑幣是以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云卽云
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節注疏最爲明晰饗禮既有侑酬則此
詩右之疇之卽饗時之侑幣酬幣不必牽及於食燕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傳莪蘿 句蒿也 句此傳上二字用爾雅文以蘿釋詩
之莪下二字乃毛自爲文以釋爾雅之莪蘿自陸疏云莪一名
蘿蒿是讀傳蘿蒿也三字爲句正義因之云言菁菁然茂盛者
蘿蒿也不知爾雅以疊韻爲訓猶釋蟲之螢羅耳毛傳既引爾
雅而後明莪爲蒿類不當讀爲蘿蒿也陸疏云生澤田漸泖之
處本草拾遺云廩蒿生高岡一名莪蒿馮氏名物疏云以詩文
證之陵阿則高地也泖則水中也然則澤田高岡俱有莪矣
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也見則心既喜樂
又以禮儀見接稽古編曰據箋是樂主見者言有儀主君子言
也歐陽本義全主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
既見二字無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
之水車鄰出車蓼蕭
菁菁者莪頍弁隰桑其接句皆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
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卽下章喜字休字歐陽以
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原是見者自幸之詞無妨

文義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明暢東萊詩記載呂氏之說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承琪案序云君子能長育人材毛傳亦同則既見君子自應主育材者樂且有儀當主賢才言之左傳文三年公如晉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詳晉侯賦詩之意本以樂且有儀指魯君莊叔所言皆依詩詞爲說固明以有儀及樂屬之一人但傳謂君子之樂且有儀詩言見君子者之樂且有儀微不同耳至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之說亦有所本中論藝紀篇曰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菜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羣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故君子非仁不立非義不行非藝不洽非容不莊四者無愆而聖賢之器就矣據此是詩意以禮儀育人材其義深遠矣

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正義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爲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謂小貝以上四種各二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季氏詩說解頤曰百朋者元龜之直至重者也元龜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爲大貝十朋蓋二貝爲朋凡言朋者皆以貝言也至於十朋以上則爲龜矣此班固食貨志龜貝之品也況百朋十倍於十朋者乎說文古者貨貝而寶龜段注云食貨志王莽貨貝五品皆二枚爲一朋不成貝不得爲朋龜貨四品元龜當大貝十朋公龜當壯貝十朋侯龜當幺貝十朋子龜當小貝十朋此自莽法鄭箋詩云古者五貝爲朋注易十朋以爾雅之十龜未嘗用莽歆法也承珙案段說是也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傳載沈亦浮載浮亦浮箋云舟者沈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材無所廢正義云載飛載止及載震載育之類箋傳皆以載爲則然則此載亦爲則言則載沈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沈亦浮箋云沈物亦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稽古編曰疏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是常服）疏說本非是若詩之載卽則字則沈浮指舟而言舟豈可以沈言之傳蓋以載爲任載以沈爲所載之物亦浮之浮字非經中浮字箋申傳意最明沈物浮物猶言重物輕物耳傳固善讀經箋亦善讀傳矣韓昌黎上宰相書云汎汎楊舟載沈載浮說

者曰載者舟也浮沈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此文一依傳箋解經直截不必如正義之言轉生轇轕

六月

序云鹿鳴廢則和樂缺矣云云至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正義云此二十二篇小雅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中夏之國微弱矣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承珙案此序甚古自在毛公之前卽以六笙詩言之後儒多謂笙詩序皆依仿篇名爲之試思南陔之陔據束晳補亡詩義祇作陔隴卽謂陔有戒義鄉飲酒禮注陔之言戒也然何以定知爲孝子相戒以養白華與刺幽后者同名何以必知爲孝子之潔白且本序但云潔白而此序又何以推及於廉恥由庚序但言萬物得由其道此序又何以推及於陰陽此等必皆及見詩辭者所爲否則必不能憑空臆撰可知其他所推廢缺之言亦無不與本序相應劉氏詩益謂序者博采異聞非也

孔氏經學卮言曰正雅二十二篇六月序具有其次古本鹿鳴之什終於魚麗而南陔之什以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序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爲次與儀禮樂次亦不甚相遠毛公引序分置各篇時始錯其次耳所以魚麗獨不依樂次者蓋欲使笙詩三篇相聚故不割南陔以附前什也漢藝文志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獨毛詩經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三家

竟無笙詩六篇故王式云詩三百五篇張揖云小雅之材七十四計毛所多於三家一卷者正以小雅有七什八什之辨耳其作故訓傳仍併爲七什轉與三家卷第相似至三十卷二十八卷之異則未知周頌本不分什而傳分之邶鄘衞本共卷而傳分之邶藉非此序幾不見小雅八什之舊就此一端足定序果出於毛公之前衞敬仲所作毛詩序當別有其文若卽今小序豈誤後漢書者猶知之後漢同時人反莫之知乎

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稽古編曰親征之說毛傳竝無明文王肅孔晁述毛故云耳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已其云佐其爲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然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貌飭正也日月爲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衆車馬如周禮大司馬四時教蒐田教民坐作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涖之況命將出師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言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爲親征哉故末章傳云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已矛盾復爲宣王先歸之說鑿矣孔欲證成王說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非也承珙案此詩王不親征文義本明毛意以首章及次章首二句皆教練之事旣成我服以下乃言出師蓋載是常服者簡閱之戎服旣成我服者出師之戎服也經文兩言戎服明是兩事不然無先言載服而後言成服者左傳僖二十三年秦伯享晉公子賦六月

趙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 重耳此傳文出征以佐其爲天子語之所本佐天子者言爲天子征伐耳不必從王而後爲佐也此序云宣王北伐采芑序云宣王南征也皆以征伐繫之玉而采芑詩但稱方叔莅止無一語及王又豈得泥序文而謂王爲親征哉

我是用急鹽鐵論繇役篇作我是用戒毛鄭詩考正曰戒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謡作急義似劣於音亦不協段氏詩小學云謝靈運述征賦宣王用棘於獫狁是六朝時詩本有作棘者釋言慼褊急也釋文慼本或作亟又作亟詩匪棘其欲箋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禮器匪革其猶注云革急也正義亦曰釋言文素冠傳棘急也正義曰棘急釋言文彼棘作慼今本作戒

謡音義同然則慼亟亟棘革戒六字同音義皆急也此詩作急作戒皆協今作急者後人用其義改其字耳承珙案此與杕杜之豈不曰戒不同彼上文正言軍中之事故以戒備爲詞此詩方言簡閱不應遽及備禦經文兩言六月明有非時舉事之意故箋云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然則我是用急正承六月二句而言稽古編謂當以周正紀月非也

王于出征箋云于曰正義云鄭以王不親征吉甫述王之辭故言王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爲於爲往所以爲王自征耳稽古編曰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其有之今莫識曰義六月詩兩王于出征若不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

承珙案陳說非是此與秦風之王于興師文法正同彼疏云王

法於是興師可知王于不必要是王言凡奉王命勤王事皆可
如此言之若王于必爲王曰則次章以佐天子亦爲王言於文
不順王氏釋詞曰爾雅于曰也曰古讀聿字本作昜或作曰或
作聿王于興師王聿興師也王于出征王聿出征也聿曰古字
通故爾雅訓于爲曰箋每以爾雅之于曰爲論語子曰之曰失
其指矣

以奏膚公傳膚大公功也承琪案狻跋公孫碩膚傳云膚美也
大雅文王殷士膚敏傳同而趙注孟子殷士膚敏又云膚大益
大與美義略同隱五年公羊傳云美大之之辭也故此傳又以
膚爲大爾雅公事也毛詩天保靈臺江漢酌傳竝同事與功義
相近七月上入執宮公正義云定本作執宮功江漢肇敏戎公

後漢書宋弘傳作戎功故此傳公功也者當卽以公爲功之假
借也漢書劉歆傳引此詩正作功字

整居焦穫傳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稽古編曰斯言殆未然也
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涇陽縣卽漢池陽縣也在西
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北五十里縣城東二
十五里爲古鎬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玁狁爲鄰
況吉甫逐之尙行千里而玁狁巢穴反在百里內殊不可信承
琪案此陳氏自誤非傳誤也以焦穫爲池陽瓠中者郭璞注爾
雅云然耳毛公此傳竝不用爾雅周有焦穫之文卽爾雅所云
周有焦穫者亦與周禮職方雍州之藪不合呂覽淮南所載九
藪皆無焦穫說文言九州之藪不及焦穫漢書溝洫志有瓠口

而地理志池陽下竝不及焦穫則傳所云焦穫周地者必不指池陽之瓠中可知陳氏謂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卽焦穫乎焦穫最近京獵狁犯周當至是而止詩數獵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外侵所經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案此言尤爲曲說詩先言整居然後曰侵曰及曰至於文勢一順自是由遠而近正義亦泥於爾雅郭注之說故云澤藪在瓠中而藪外猶焦穫所以接於獵狁又云鎬方雖在焦穫之下不必先焦穫乃侵鎬方陳氏本之爲說誤矣易林未濟之睽云獵狁匪度治兵焦穫侵鎬及方與周爭疆夫曰治兵則必非至周之近郊而後治兵曰爭疆則鎬與方必皆周之邊境可知故王基據劉向言千里之鎬以爲當去周京千里正義據出車傳云朔方近獵狁之國此鎬方連文則傳意鎬亦北方地是也戴氏詩考正曰孔氏以郭注爾雅之澤中當此詩焦穫是直逼周京矣非也既整其眾處於焦穫乃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則焦穫在外鎬方涇陽在內下章言薄伐獵狁至于大原卒章言來歸自鎬則焦穫鎬方在大原涇陽之間王師逐之至大原後仍軍於鎬乎定然後歸也

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傳鳥隼曰旟繼旐者也央鮮明貌箋云織徽識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旆皆織帛爲之鄭箋易爲徽識則其字作識周禮注左傳注

及說文解字皆作織識承珙案鄭注禹貢織貝云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玉藻士不衣織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據此知織與繒爲二物染而後織者功多色重謂之織素絲所織謂之繒繒者帛也詩織與帛對織文鳥章者說旗之全體織爲鳥隼於旗上故傳云錯革鳥爲章呂記所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織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今案月令以爲旗章是凡旗之文皆謂之章故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管子兵法篇有日章月章龍章而五曰舉鳥章則行陂是也白旆央央者則指旗之下尾白當依孫炎注爾雅引作帛見公羊疏帛者織而後染此正義云言帛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旆亦是絳也傳雖用爾雅繼旐爲旆其實九旗皆當有旆觀上文用爾雅錯革鳥之文明是言旟即繼之以白旆繼旐者也必非以旐末之旆設於革鳥之旗又不應上句言旟下句言旐故正義曰此旟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也然則織貴於帛故爲旗身帛次於織僅爲旗尾織以爲文故曰鳥章帛但有色故曰央央鮮明者謂帛色之鮮明耳凡此皆毛義也箋以織爲徽識者乃因旌旗而推及於衣服呂記云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馬是也墨子旗幟篇云守城之法有旗有幟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有大寇鼓三舉一幟鼓四舉二幟云云其下又云吏卒民男女皆苟異衣章衣章者即箋所謂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者也蓋徽識者爲旗則大在衣則小鄭特推廣言之非以織文二句專指在衣之徽識

也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史記三王世家集解引韓詩辟君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此訓詁與傳箋略同而言其制較悉鄭曰先前啟突辟曰冒突先啟則啟有開義行讀戶郎反凡軍陳在前曰啟義與此同矣詩稗疏云馬融注論語曰前曰啟後曰殿左傳齊莊公伐衞啟牢成御襄罷師肸商子車御殿朝杜預解曰左翼曰啟右翼曰肸非也肸者兩翼之總名猶人之有兩腋皆名肸也兩翼而一將者爲游軍或左或右也承琪案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闊注云皆陳名開即啟也敦者殿聲之轉周禮鄉師巡其前後之屯故書屯或爲臀鄭大夫讀屯爲課殿杜子春讀爲在後曰殿敦之爲殿猶屯之爲殿矣肸與閻聲亦相近然則稗疏之說似非無據左傳正義云服虔引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啟乘車大晨倅車屬焉大晨大殿也如服言古人有名軍爲啟者據此是啟即前驅之車稗疏又因左傳有先驅申驅謂以先啟行者乃先啟而行即所謂先驅此則用王介甫之說見呂記讀行如字非矣

如輊如軒傳輊孳惠氏古義云孳當作輦高誘注淮南輦音至从車不从手段懋堂曰軒輊即軒輖也既夕禮鄭注輖塾也作

鞏考工記大車之轅鞏作鞏說文輖重也謂車重重也士喪禮軒輖中鄭曰輖鞏也鞏鞏輕同字輖雙聲許書有輖鞏而已鞏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輖言車重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矣鞏說文云抵也與車重之鞏鞏輕轅本各義與輖又殊音而集韻總合爲一字誤矣小徐引潘岳賦如鞏如軒今俊乂雉賦作轅不作鞏也承琪案軒者低昂之謂樂記武坐致右憲左鄭云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爲軒聲之誤也此亦與軒軒同義淮南人間訓道者置之前而不軒錯之後而不軒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皆謂平均調適無所輕重低昂之意凡車輕前者必軒後軒起也前重則後後重則前輕其前仰起亦可曰軒輕故後有軒勢若集韻分前頓曰軒後頓曰軒非是然使從後視之不見有軒狀則後必過於重故曰如軒非眞有軒軒而不啻其輕軒則一低一昂自然調適箋云從後視之如鞏然後適調也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通俗文亦云前重曰軒後重曰軒案前後偏則不平經當云不輕不軒不當云如輕如軒故鄭說最精

四牡既佶傳佶正也說文佶正也卽用毛傳竝引詩既佶且閑書甘誓御非其馬之正彼疏云御以正馬詩云兩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爲馬之正也出車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卽此傳所謂正鄭於此箋又云佶壯健之貌者蓋以壯健乃可狀馬然此詩上二句言車之善下二句言馬之善車以平均調適爲善馬以整齊馴習爲善佶者整齊閑習不必言其壯健也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傳言逐出之而已箋疏皆不詳其地自集傳以爲太原府陽曲縣仁山金氏疑之謂當在原州明周斯盛山西通志趙時春平涼志皆以爲詩之太原當爲平涼之原州非冀州之太原顧氏日知錄謂必先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郡縣志原州平涼縣本漢涇陽縣地然則太原當卽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爾計周人之禦玁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太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冦從西來兵從東出者乎胡氏禹貢錐指云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唐置原州治後徙治平涼州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卽今固原州也小爾雅高平謂之大原則大原當在州界非平涼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葢自平涼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也承琪案大原當以顧胡二說爲正何氏古義以鎬爲光武卽位郡南之郡今高邑縣屬眞定府謂其地正與山西太原相近以方爲漢之朔方郡且云自周穆王遷戎于大原而大原鄰近遂爲玁狁出沒之地故始而侵鄙迤邐西行以及於大原等處將以內犯京畿久駐焦穫而時復鈔掠及于涇陽去周都三十餘里而近陸堂詩學謂焦卽左傳許君焦瑕之焦濩澤在析城山西北此謂玁狁別部盤踞於晉地者鎬卽鎬京謂玁狁意欲侵鎬已過朔方而至涇陽此則玁狁本部從西北而內侵者案何說謂始而侵鄙漸及太原而仍以焦穫在近畿究無以解於詩之先言焦穫陸說以焦穫在晉地而又

以鎬爲鎬京則是獯猃自東而西直越周都而至于涇陽矣於是不得不創爲兩部之說按之經文及地形道里皆有不合者知其不足據也

飲御諸友魚鼈膾鯉說詩者多以吉甫燕喜是王燕飲御諸友是私燕王燕祇有牲牢無魚鼈膾鯉承琪案下文矣誰在矣張仲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明是以飲御諸友謂王於燕飲而進（傳云御進也）吉甫之諸友其諸友中有張仲者具孝友之德本王所與處內者也魚鼈膾鯉鄭箋以爲加其珍美之饌大射儀羞庶羞注有魚鼈膾鯉古者天子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然則此詩所言其即燕禮之庶羞歟詩稗疏曰禮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鄭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燕主序歡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露堵父爲客此之謂也君燕卿大夫膳夫爲主而別命賓則君與所燕者皆尊安矣天子之大夫稱字張仲大夫也燕吉甫而命仲爲賓此與卿飲大夫爲賓之禮也

采芑

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虞東學詩云王半山曰前三章詳叙其治兵末章美其成功出戰之事略而不言蓋以犒將董大眾荆人自服也（蘇氏同）案詩無舉征伐事而言試者此詩前三章兩言師干之試明是先期練治以習號令信賞罰故三章以後遂以明信稱方叔也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玉復治兵於蔿古人用兵原有此法而箋釋第三章以將戰罷戰言

之則舛矣末章方言威蠻荆事豈有未至其地而先戰者又豈有已經罷戰而乃言方叔率止執訊獲醜者乎蓋以徧望之將率練治之兵往而擒治其黨耳未嘗戰也若何黃如謂宣王命方叔行三年大閱之禮事畢而忽有蠻荆蠢動卽命征之此殊不然詩意是因南征而治兵非因治兵而南征也

薄言采芑傳芑菜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烝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稽古編曰宋嘉祐本草謂芑爲白苣王楨農書謂之石苣食療本草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葉色白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開花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然則菜是苦苣芑是白苣同類而小別故陸疏以爲似苦菜也承珙案齊民要術引詩義疏云蘆似苦菜（近本菜誤葵）青州謂之芑（近本芑誤苞）此所據陸疏語較明晰詩蓋以芑爲蘆之假借說文蘆菜也廣雅蕒蘆也王氏疏證曰蘆或作蘆或作苣玉篇云蘆今之苦蘆江東呼爲苦蕒蕒苦蕒菜也廣韻蕒吳人呼苦蘆顏氏家訓云苦菜葉似苦苣而細是苦苣卽苦菜之屬也承珙謂詩邶風之荼苦唐風之采苦豳風之采荼大雅之堇荼皆今之苦蕒菜古人謂之苦菜者也此詩之芑毛傳云菜陸疏以爲似苦菜者自當爲苦苣今北人所謂蘆蕒菜者也嘉祐本草謂苦苣野生者名褊苣今人家常食爲白苣江外嶺南吳人無白苣常植野苣以供廚饌齊民要術白蘆尤宜糞種與蘆別言曹憲廣雅音義云白蘆與

苦賁大異然則稽古編以荼是苦苣芭是白苣者非是大約苦
賁苦蘾種類略同南人謂之苦賁北人謂之蘾賁耳程氏通藝
錄云苦賁蘾賁有二種惟結子不結子爲異此或由地產之殊
其花黃如菊莖有白汁則一也此詩之芭當以陸疏爲據必非
生民白苗嘉穀之芭亦非豐水有芑之芑管子五塉之土其種
蓼秇以秇與蓼竝言亦卽此似苦菜之芭內則所以謂包苦實
蓼也今本管子秇從木注以爲木名段懋堂以秇字從禾謂卽
白苗之芭皆誤

于彼新田于此菑畝傳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宣
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正義曰一歲云云釋地文
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

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
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傳寫誤也承珙案馬融董
遇注易皆用爾雅郭璞注雅卽引此于彼新田爲證惟易釋文
引說文畬二歲治田與坊記注合許白雲又據韻會之說以二
歲曰畬三歲曰新田爲是然臣工云如何新畬明是由新而畬
則不當以畬爲三歲新爲二歲矣正義又云二歲曰新田可言
美菑始一歲亦言于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
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于此菑畝文在新田
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此則非是經文兩言新田自是專以新
田爲中興之喻故傳云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菑畝中鄉皆對
新田而言中鄉傳云鄉所也不過泛言處所竝不以爲六鄉之

鄉箋云美地名恐未必然當從黃實夫謂中鄉至狹之地蓋謂采芑者既于彼新田矣亦于此始災之畝中處之鄉而皆有可采所以起下文其車三千之眾也

其車三千箋云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正義引小司徒起軍之法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唯田與追胥竭作今以敵強與追寇無異故羨卒盡起上中下地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縱令盡起惟二千五百乘所以得有二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王介甫又以爲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後儒多疑詩不過極言其盛本非實數或又謂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言之必紀實之詞非虛張之數何氏古義又據尚書孔疏謂出車一乘則有兩車輕車備戰陳士卒共七十五人重車載輜重用二十五人合兩車總百人其車三千內兵車一千五百乘計甲士步卒共得十一萬二千五百人重車一千五百乘計炊家子等共得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爲十五萬人天子六鄉六遂之眾也承琪案詩雖詠歌之文不同紀事之史然必無鑿空妄語者其車三千自是實數惟依鄭孔之說三千乘當有甲士九千步卒二十萬六千三代用兵必不若此之多且以方叔克壯其猶而伐蠢爾之荊蠻安用士卒之眾如此又六鄉地居四同合上中下地正羨卒通而率之家二人半一鄉得三萬一千五百人六鄉其十八萬七千五百人乃空國而授之方叔使百里之內曠然無人此尤必無之事何氏以此詩前三章爲

大閱之事而又謂合兵車車車爲三千夫大閱究非出師但當陳兵車以習戰陳何必竝車車而徵發之則其說亦未可信竊謂說經當先以經文爲據經無明文者取之傳注然當觀其會通不宜執一周禮大司馬云王六軍詩亦三言六師然則六軍者王國之大法矣注家因小司徒之伍兩卒旅軍師與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相應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六鄉七萬五千家六軍亦七萬五千人故謂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而六遂之鄰里鄙縣遂又與比閭族黨州鄉同亦七萬五千人故又謂六遂亦出六軍而天子乃有十二軍矣然而經文無此也夫鄉遂出軍之制亦約計其可任者耳人有死生戶有登耗必無六鄉六遂截然各七萬五千家之理卽令足七萬五千家亦斷無每家必出一人爲兵之理再加以甸稍縣都皆各有兵是王畿千里幾數十軍安所用之竊意王之六軍出於鄉遂非鄉遂各爲六軍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可知大國三軍亦鄉遂所同出疏云出於三鄉非是其計家出卒之數不可詳知大約合數家而出一人爲正卒選其精壯汰其老弱徵長補短舍絀取贏其尺籍伍符必有通融調劑之法居則用以守衛王國有事則用之巡狩師田其用之也亦必有番休更調之制以砥遠邇而均勞逸斷非如疏家所云出軍之賦先六鄉賦不止然後次六遂者雖都鄙邦國皆可徵兵然天子所常用者惟六軍工故經但言六軍六師也至以士卒配車乘則司馬法有二數一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三十人鄭引以注小司徒者也一云長轂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鄭用以箋此詩及注論語者也賈孔皆以
七十五人爲畿外邦國法三十人爲畿內采地法然七十五人
之法按之經文實多不合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若
一乘七十五人千乘當有七萬五千人何以止言三萬箋云大
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第舉成數則
當以少言多不當以多言少閟宮方侈僖公之盛何爲反從其
減故鄭箋臨碩又以爲二軍然二軍二萬五千人每乘七十五
人止用三百三十餘乘又與公車千乘不合周官伍兩卒旅師
軍配偶均齊人有卒伍車亦有卒伍故小司徒一曰會萬民之
卒伍再曰會車人之卒伍步卒七十二人不成伍兩之數若合
甲士三人則似以三兩爲一乘而謂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

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是甲士與
步卒爲伍一甲士而與二十四步卒爲伍則伍兩卒旅師軍之
法皆亂矣且人之卒伍卽車之卒伍一車七十五人惟王六軍
用千乘大國三軍用五百乘尚可配劃若次國二軍用三百三
十二乘尚餘二十五人小國一軍用一百六十六乘尚餘五十
人如此奇零成何車人之卒伍近時江愼修謂七十五人者邱
甸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且云左傳諸言戰處雖曰車
馳卒奔而車上甲士被傷未間車下七十二人爲之力救遇險
猶待御者下而推車似車徒各自爲戰而徒亦不甚多齊語云
有革車八百乘又云有此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則八百乘
亦止用三萬人耳戴東原據閟宮之文謂一車士卒共三十人

千乘適三萬分言之曰士曰徒合言之則皆公徒爾武王革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蓋不言步卒而但舉甲士其數亦合孔疏軒云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不言其車數以詩考之軍蓋五百乘乘蓋二十五人天子六軍而采芑之詩其車三千魯僖公時二軍而閟宮之頌曰公車千乘五百乘爲軍是其明證周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之言輛也二十五人而車一兩百乘成師則二千五百人五百乘成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矣金誠齋云一乘七十五人必非用之于戰周官言五伍爲兩兩者車一乘也是明言二十五人爲一乘矣蓋兵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十五人甲士二伍步卒三伍士卒不相雜也凡用兵選其尤者使居車上左人持弓矢主射右人持矛主擊刺中人主御是謂甲首左傳言獲其甲首三百甲首者甲士之首也三百人則三百乘也餘甲士七人蓋在車之左右步卒十五人蓋在車之後也調發之制一乘三十人而戰止用二十五人蓋以步卒五人將重車也杜牧注孫子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此將重車二十五人也每一乘兵車所出之卒除五人將重車是兵車五乘重車一乘也五乘凡百五十人馬二十匹其糗糧芻茭宻以一大車載之矣（重車駕牛）將重車者大抵皆老弱之人江氏謂四兩爲卒以一兩之人將重車重車不知伍兩卒旅皆戰士將重車者非戰士也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則無以成卒又何以成旅師與軍乎夫惟以二十五人爲乘則按之諸書皆合方叔南征車三

千乘每乘二十五人三千乘得七萬五千人是王六軍之制也閟宮言公徒三萬僖公時止二軍也二軍二萬五千人言三萬舉大數也抑或兼將重車者言之重車每乘亦二十五人兵車千乘當有重車二百乘爲五千人合之二軍二萬五千人適三萬也孟子言虎賁三千人是甲士三千每乘甲士十人故革車三百兩韓非子言武王素甲三千與紂戰亦一證也管子云一乘四馬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皆無不合周官伍兩卒旅之制更無論矣至齊語云五十人爲小戎此乃管仲變易周制然五十人是二十五人之倍則卽變法之中亦可以知古法也承琪案孟子虎賁三千人書序作三百國策蘇秦說趙魏皆云車三百兩卒三千人呂氏春秋簡選篇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貴因篇武王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此皆與孟子合知書序爲誤呂氏春秋又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眾淮南泰族訓亦云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則近儒謂虎賁三千卽甲士爲一車士十人之證是也孔晁注逸周書克殷解云戎車三百五十乘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亦是以虎賁爲一車士十人至一乘士徒二十五人則伍兩卒旅配合整齊於詩禮之文皆合可爲定論矣惟出車之制經無明文司馬法成百井出革車一乘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極似兩法不同然信南山箋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疏家謂成方十里據旁加一里治洫者而言甸方八里據實出稅者而言則兩法實卽

一法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注謂十井出一乘本何休公羊初稅畝注何氏古義謂使十井出一甸之賦則其虐過於邱甲釋經者多據古甸乘字通宏從甸出一乘之法此在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可備萬乘六軍七萬五千人每乘二十五人止需三千乘固無不足若大國百里開方萬里以方里而井計之則有萬井除山林城郭等三分去一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則百乘耳於是班固漢志及馬融論語注皆爲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之說以求合於大國之千乘然以一乘二十五人計之大國三軍用一千五百乘尚不足者五百乘何以明之竊意古者寓兵於農士卒固計地所出而車乘未必皆責民之供禮記坊記正義云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

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葢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春秋成元年正義云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此二條雖皆言諸侯之事而天子之制亦從可知司馬法甸爲一乘乃以甸起數而推之稍縣都三等采地其出車之制皆同出車傳云出車就馬於牧地爾雅郊外謂之牧周禮牧田任遠郊之地正在六鄉而曰出車以就之則鄉遂之不出車尤爲明證其甸稍縣都之兵本非常用故使共其車馬甲兵之屬儻猶不足

則官自作之如此可無疑車之不足用矣然六月之元戎啟行止言十乘采芑卽用多車亦何至三千之眾此則後儒以爲治兵之禮陳其六軍者於義爲近也

簟茀魚服箋云茀之言蔽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王氏稗疏曰茀車之後蔽也爾雅輿革前謂之輹後謂之茀竹簟蔽後輿而謂之茀者竹外有革也前謂之禦後謂之蔽以竹簟蔽後輿而謂之茀者竹外有革也服牝服也箱也音房富切讀若負以魚皮挽車芻如大車之服然魚鮫魚也一謂之沙魚所以知非矢箙者此皆言車不當及矢箙也承琪案王說簟茀非是茀卽蔽也爾雅對文故別他經散文則通碩人翟茀以朝傳云茀蔽也載驅簟茀朱鞹傳云車之蔽曰茀蓋茀爲車蔽之通稱故碩人翟茀巾車注引作翟蔽若泥爾雅革後爲茀則翟茀將翟外有革翟蔽又將翟外有竹乎至魚服說與何氏古義同何云荀子蛟鞾注云鞾馬服之革此楊倞注以鮫魚皮爲之此楊引史記徐廣注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衞夫人魚軒注亦云車以魚皮爲飾也以上下皆言車馬之飾不宜攙一矢箙於中今案載驅簟茀朱鞹韓奕簟茀錯衡一句中竝言車飾則此以簟茀魚服皆車飾亦通然詩文不必如此拘板虎韔鏤膺卽以弓衣與馬飾竝言矣

鉤膺鞗革傳鉤膺樊纓也何氏古義曰鉤卽馬腹帶之飾帶必有鉤以拘之以金爲鉤施之於膺所謂鞗也孔以馬婁頷解鉤字連言則是在膺之鉤非婁頷之鉤也承琪案何說是也崧高

鉤膺濯濯傳與此傳同韓奕鉤膺鏤鍚箋亦用此傳毛意蓋以鉤膺與小戎鏤膺同彼傳云膺馬帶也以帶在馬膺卽謂之膺猶車鍚面彫面亦以當馬面飾卽謂之面箋云鏤膺有刻金飾傳亦以樊纓有刻金飾卽爲鉤膺與婁領之鉤別也（注亦云鉤膺當胸也）（文選東京賦辭）

旂旐夭夭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此言軍衆將帥之車皆備何氏古義據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而司常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都建旐道車載旞旌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據此惟常旂二物與大司馬文同其他各異者彼爲四時講武之禮此爲三年大閱之禮故所建不同此詩亦三年大閱然王不自行特命方叔往涖其事九旗中如大常旜旌三者以皆王旗非人臣所敢建其餘六旗始于旂終于旐旂或方叔所建所謂天子之卿視侯也自方叔而下如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則孤卿大夫之類及師都州里縣鄙莫不畢至則盡乎六鄉六遂之衆舉首尾可以該中故但言旂旐也承琪案大司馬大閱教于中冬則司馬贊頒旗物當卽是仲冬大閱何以必知爲三年之禮至可常所言建旗與司馬治兵所言不同者江愼修謂司常所贊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旗互易孤

鄉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旗互易大夫士之
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旜百官載之惟旜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
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
之旗變法也正法以一軍心變法以異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
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
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今案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旗物變易恐非行軍之法且四時之田春辨鼓鐸夏辨號
名秋辨旗物至大閱而禮備其鼓鐸號名未聞變於春夏何獨
旗物必變於治兵金輅之禮箋曰司常所云王建大常至縣都
建旜此七旗蓋無羽賓祭之所用也其曰旌曰旌則以有羽爲
異道車謂象路旂車謂革路木路變路言車闕孤卿大夫士也
旜旌皆張縿幅屬旒焉書於縿如日月爲常已下旜與物不畫
全羽爲旜道車以朝夕燕出入者載旜夏采以乘車建襚復於
四郊襚當爲旜說文旜亦作旜因訛而爲襚復者求之平生常
所有事之處故以道車建旜以復雜記諸侯死於道以其綏復
又曰大夫士死於道以其綏復綏皆旜之訛言其旜者明異物
天子以大常諸侯以旂孤卿以旜大夫士以物鄭君謂去其旒
異之於生失之矣析羽爲旌亦有用犛牛尾者故爾雅曰注旌
首曰旌左氏春秋傳又謂之羽旄詩出車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兵車之旌也車攻建旐設旄田車之旌也大司馬中秋教治兵
自王載大常至百官載旗此指師田所用者凡七旗卽所謂旂
車載旌者司馬辨於治兵司常贊於大閱胥此物也司馬所頒

旗物與司常互異禮尚相變載旜者設旗宊從司常之序載旌者設旗宊從司馬之序大閱禮備事煩故司常贊之其所頒固卽治兵之旗物也王建大常以下文與下經皆畫其象爲緣起而與上贊司馬頒旗物文不相屬案以上皆金說於周官互異之處辨析最當此詩所以獨言旂旐者自以除王大常之外言旂旐而旜物旗旟皆在其中故箋云軍衆將帥之車皆備也

約軝錯衡傳軝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戴氏詩考正曰軝說文亦作靼从革孔沖遠以軝爲長轂名非也軝卽考工記之幬革朱而約之者朱其革以幬於轂也惟長轂盡飾大車短轂則無飾故曰長轂之軝程氏通藝錄云考工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軓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此言飾轂之法軓本當爲軝詩云約軝錯衡毛傳云長轂之軝軝在轂置轄之外明矣注釋纂爲轂約其約軝之謂歟段懋堂曰兵車田車乘車轂長三尺二寸五分其長一爲賢得六寸四分三爲軓得尺九寸二分虙其一者留以置轄也取此尺九寸二分者以革約之而朱其革詩所謂約軝也考工記作軓者同音假借字也容轂必直者容如製甲必先爲容之容容轂之範盛轂於中以治之飾之陳篆者刻畫其文而以革纏若絲嵌約之而後施膠施筋而後幬之以渾革而丸漆之而摩之革色青白而後朱畫之容轂以下渾轂所同也幬而朱之軝所獨也承珙案程以軓爲軝在轂置轄之外其說甚確段釋陳篆依輪人序次言之其實輪人

亦概言治轂之法有此數者耳若以陳篆在幬革之先則通轂皆幬以革而漆之矣其先之刻畫而以革縷嵌約之者何爲乎考工記欲其幬之廉也注云縵轂之革也又云幬必負斡注云幬負斡者革轂相應無贏不足此謂通轂皆以革裹之者也既幬而後加以朱漆幬者轂之所同朱則軜之所獨第朱其軜而無他飾者謂之縵中車卿乘夏縵晉語乘縵不舉注云縵車無文也既朱而復約束之以爲文者謂之篆巾車孤乘夏篆先鄭云夏赤色後鄭云畫轂約也詩釋文引廣雅以軜爲轂篆鄭注考工篆轂約也益轂有約者謂之篆約施于軜謂之約軜傳云朱而約之明是既朱其革復加約束說文軜長轂之軜也以朱約之雖與毛小異大致則同

傳又云錯衡文衡也正義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朱氏通義曰說文錯金涂也盖車軛曰衡塗金于衡所以爲文鄭解商頌錯衡亦曰金飾商頌烈祖詩乃言助祭諸侯亦乘約軜錯衡之車則此不必言兵車矣荀子云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案此詩三句皆指方叔言之朱芾蔥珩即所謂命服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今斯干此二句誤作箋語）辨見彼篇此傳云朱芾黃朱芾也則爲諸侯之服可知傳又云三命蔥珩正義謂玉藻是據諸侯而言雖至九命皆蔥珩然則此爲方叔以天子之卿視諸侯故服諸侯之命服傳意未必以爲戎

事之韋弁服也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韋弁服朱衣裳也此似謂韋弁朱衣裳惟天子則然者然此詩是言方叔之服何爲專指天子之衣裳鄭雜問志又云韋弁素裳故賈孔諸疏皆爲兩解不定然左傳云均服振振則戎事尊卑上下同服當以周禮司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無裳字遂疑采芑正義爲正或據六月正義引此注又以爲衣無裳字者爲衍然賈氏疏屨人及聘禮孔氏疏左傳及王制所引皆有裳字豈盡屬衍文乎司服賈疏又云鄭志素裳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異是鄭實有兩解不必曲爲回護

傳又云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正義曰必言其强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於强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矣而言之也各本正義皆如此或疑而字有誤惟李迂仲集解引疏云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矣字作美是所見疏本與今不同又云此說爲善葢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此之不然也承珙案六月采芑車攻吉日諸序皆無不足宣王之語傳云劣者非必以宣王爲劣葢劣與僅同說文僅才能也何注公羊韋注國語皆云僅猶劣也傳葢謂宣王承厲王之亂乃有此强美亦僅而能之見中興之難詩所以美之也正義猶識此意當以李解所引美而言之者爲是顧氏日知錄言宣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周人之美宣亦猶魯人之頌僖事劣而文侈矣李氏詩所云觀

東山采薇出車皆眷眷于征人道路之艱辛室家之離別杕杜則竝採其父母之憂思皆聖人所以體天地之心也至宣王諸詩徒侈其盛威於中國而此意微矣二家所論雖精然似非序傳之意

駾彼飛隼箋云隼急疾之鳥也說文雖祝鳩也从鳥隹聲隼雖或从隹十一曰鶽字段云按此鶽字即鷷字轉寫混之四月之鶽陸德明釋文云字或作鷻可證毛詩兩言隼俱無傳四月匪鷻匪鳶傳云鷻雕也蓋隼人所習知故不詳其名物隼與鷻同音同字此一曰鶽字謂隼亦即鷻字也與蚰部鷾下一曰螟字大部羹下或曰拳勇字同例承珙案說文本以隼爲雖之或體其下或曰鶽字則又隼之別義與上雖祝鳩也文不相屬稽古編以祝鳩與隼不類疑其有誤由不明說文之例耳說文準从隼聲壿从土从臺而讀若準此隼爲鷻字之證也今本說文作一曰鶽字莊氏述祖據西京賦薛注隼小鷹也爲證今考舍人爾雅注以隼爲鷷屬陸疏駾彼飛隼即本之又云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鄭注禮正鵠云謂之鵠者取名于鳵鵠鳵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雋又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古人射的謂之準而畫正其上當即此隼蓋鷹之小者最爲急疾之鳥然則鷷子之說似亦非無據也

鉦人伐鼓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錞鐲鐃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

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靜之大司馬又曰鼓人三鼓車徒皆作聞鼓而起是鼓以動之也說文又曰鐲鉦也鐃此下疑脫小鉦二字也則鐲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鐲鉦也形如小鐘是鐲亦名鉦也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承琪案孔疏特據大司馬教大閱鼓退鳴鐃之文以爲鉦以靜之專謂鐃耳不知鐲鐸鐃皆以鉦爲大名故周禮分別鐲鐃之用不復言鉦說文鉦鐲鐃等訓皆互相通蓋軍中凡金皆謂之鉦故詩人但言鉦耳周禮鼓人雖云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似鐲與鐸非所用以止軍者然金之爲物實則進止俱用故鄭注鼓人云鐲鉦也賈疏謂詩有鉦人伐鼓彼注鉦以靜之此解以爲軍行所用不同者義亦一也以其動靜俱用故也卽如金鐸通鼓疏云兩司馬振鐸軍將已下卽擊鼓故云通鼓然大司馬職言振鐸則羣吏作旗車徒皆作又摝鐸則羣吏弊旗車徒皆坐鄭注摝掩上振之是則鐸有坐作兩用以此例之知軍中鳴金動靜俱用然則靜之不必專指謂鐃荀子議兵篇云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襄十二年左傳陳子曰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鳴金則退是其大較故傳云鉦以靜之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傳淵淵鼓聲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案爾雅引詩振旅闐闐而釋之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毛云復長幼者或所據爾雅異文或是以意釋之何休注公羊亦云振旅貴賤者在後復長幼與毛同周禮中春教振旅

中秋教治兵本皆習戰之名故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何氏古義曰舊說以爲詠方叔南征還師則蠢爾蠻荆一章不應言於還師之後且治兵振旅皆古禮習戰之名也

箋云伐鼓淵淵謂戰時進士衆也至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然案說文口部嗔盛气也引詩振旅嗔嗔郭注爾雅云闐闐羣行聲說文門部闐盛皃廣雅闐闐盛也是嗔闐皆爲衆盛之意文選魏都賦振旅輷輷劉淵林注引史記蘇秦曰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李善注引蒼頡篇曰輷輷衆車聲也皆不以爲伐鼓之聲惟趙注孟子以塡爲鼓音但傳祇訓淵淵爲鼓聲自是以闐闐系振旅之下則不爲鼓聲可知王氏詩稗疏曰夫有功而入宏奏愷樂樂師典之大司馬執律以奏之安得鼓聲獨振耶且鼓聲既曰淵淵又曰闐闐詞不贅乎是知闐闐以形容羣行之盛而非言鼓聲也

蠢爾蠻荆傳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段氏詩小學曰漢書韋元成傳引荆蠻來威然則詩固作荆蠻故傳云荆蠻荆州之蠻傳寫誤倒之也晉語叔向曰楚爲荆蠻韋注荆州之蠻正用毛傳爲說文選吳都賦跨躡荆蠻李善注引詩蠢爾荆蠻然則唐初詩尚不誤左思倒字以與幷精坰爲韻耳後漢李膺傳應奉疏曰緄前討荆蠻均吉甫之功注引蠻荆來威者俗人所改易也文選王仲宣誄遠竄荆蠻注引毛詩蠢爾蠻荆亦誤倒臧禮堂曰漢書陳湯傳引詩蠻荆來威師古曰令荆土之蠻亦畏威

而來是本作荆蠻承珙案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竹書紀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此亦可爲詩作荆蠻之證蓋荆州之地禹貢所分其建國非皆蠻也若作蠻荆則是以蠻概一州矣史記成王封熊繹於荆蠻爲楚子王氏懷祖曰漢書嚴朱吾邱等列傳引詩蠢爾蠻荆當依通典兵四作荆蠻太平御覽兵部五十八引漢書正作蠢爾荆蠻楊雄揚州牧箴獷矣淮夷蠢蠢荆蠻與旋爲韻後魏肅宗詔亦曰蠢爾荆蠻氛埃不息傅休奕鼓吹曲蠢爾吳蠻虎視江湖句法亦本於詩

車攻

序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正義曰言復文武之境土以文武周之先王舉以言之此當復成康之時也成初武末土境略同故知復古復成康之時以文武

先王舉而言之耳承珙案此疏是也序又云復會諸侯於東都此與復古復字同成康之時本有會諸侯於東都之事逸周書王會解首云成周之會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竹書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皆其明證宣王中興重舉是禮故曰復會正義乃云對上篇爲復猶卷耳言又誤矣

駕言徂東傳東洛邑也序下箋云東都王城也承珙案漢書地理志河南故郟鄏地是爲王城雒陽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傳箋似各言一處然王城成周相去不過數十里周人通謂之東都春秋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休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

有中興之功據此殆以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故存其廟歟

東有甫田傳甫大也箋云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正義曰毛以田法葭草爲防是廣大之處故訓甫爲大箋以下云搏獸于敖敖是地名則甫草亦是地名不安爲大故易之爲甫田之草承珙案此箋乃申傳非易傳也經但言甫草故傳祇訓甫爲大文選西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馬融傳注並引韓詩作圃草辟君章句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葢圃甫古字通辟注義與毛同然博大茂草之處必係藪澤周語云藪有圃草韋注亦云圃大也故箋引爾雅鄭有甫田以申成傳義意以鄭之甫田正以廣大有草得名其不破甫爲圃則是申傳而非易傳明矣甫田在東都畿內職方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故詩云東有自是指甫田而言若水經渠水注謂圃田澤多麻黃草並引逃征記以爲甫草之證則鑿矣

駕言行狩巖緝曰此行以會同爲主因講田獵耳詩先言行狩者序事當自內始故先言田獵車馬器械之備而後往行狩其實先會同而後田獵也承珙案詩首章但言車馬次章乃指言行狩車馬者卽會同之車馬也車首章但言徂東次章乃指言徂東者爲會同而徂東序下正義云首章致會同之意二章三章致田獵之意是也嚴氏謂詩先言行狩非是呂記云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葢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獵也此說得之

搏獸于敖箋云獸田獵搏獸也臧氏玉林曰文選東京賦薄狩

于敖李注引詩薄獸于敖狩作獸是後人據今本毛詩改又水經濟水篇注引詩薄狩于敖據此知古本詩經作薄狩箋當云狩田獵搏獸也薄者語辭古狩獸通段氏詩經小學云後漢安帝紀注引詩薄狩于敖冊府元龜王氏詩考引同惠氏九經古義引初學記作搏狩又引何休公羊注高誘淮南注漢石門頌證狩卽獸字故箋云田獵搏獸也若經作搏獸箋不已贅乎考初學記意主對偶故以薄狩大蒐爲儷猶上文三驅一面下文晉鼓虞旗皆是也今本作搏狩乃淺人妄改承珙案臧氏段氏謂經搏當作薄是也而謂獸當作狩箋上獸字亦當作狩則似是而實非也此經疑本作薄獸于敖猶豳風言一之日于貉也彼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表也往訓于搏貉故此箋亦以搏獸訓獸然則經當作薄獸箋當作獸田獵搏獸也若經作狩而箋云狩田獵搏獸也則上文已有駕言行狩何不於次章箋之釋文無狩字音而云搏獸音博此或爲鄭箋作音非必經文作搏正義釋經云往搏取禽獸於敖地此則經文已誤薄爲搏矣至他書引此多作薄狩者由不知古人搏貉卽謂之貉搏獸卽謂之獸故疑薄獸爲不辭而易之爲狩耳要鄭所見毛詩自作獸不作狩也

傳云敖地名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陳氏稽古篇曰嚴緝謂此章言獵于敖地不應又言圃田然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廿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里各舉一名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承珙案續漢書

郡國志河南滎陽縣有敖亭劉昭補注云周宣王狩于敖左傳宣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呂氏讀詩記竝引左傳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卽謂此也今案敖鄗圃田地本相近周語杜伯射王于鄗韋注引周春秋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杜伯自道左射王云云此囿字當作圃墨子明鬼篇言杜伯事與此略同而云宣王合諸侯田於圃蓋圃卽圃田鄗卽敖鄗韋昭以鄗爲鄗京誤矣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傳言諸侯來會也下文會同有繹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正義云會同其禮各別不得竝行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承珙案定四年左傳云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可見周制王之巡守必有田獵以教習兵士則一方之諸侯皆會故傳云諸侯來會也其下時見曰會云云者乃就經文泛釋其名義非以此舉兼有會同也

赤芾金舄傳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陳氏稽古編曰兩舄字中間疑脫一金字承珙案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下云金舄達屨也蓋衍一舄字非脫一金字觀正義曰言諸侯赤芾對天子當朱芾也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傳文句讀此其明證正義又曰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禾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沓古字通單下曰屨複

下曰舄達屨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且若爲舄字作解何不於狐跋赤舄下言之乎孔顨軒云王服赤舄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絇繶純爲上黃絇繶純次之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詩中如金罍金厄皆然若以絇繶色黃卽稱金舄乃後人侈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稽古編曰小爾雅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舄此舄字今本脫而金絇也絇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履絇金舄之飾直達于絇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承珙謂達猶孟子達尊之義自當以疏說爲是豳風傳云赤舄人君之盛屨盛屨猶達屨也或疑絇在屨頭如刀衣鼻似難飾之以金考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貝玉之絇其長尺是古人本有以金飾屨之制又晏子對曰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舄履倍重不欲輕也趙注孟子一鈞金謂一帶鉤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重者亦是帶鉤鄭注周禮云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劉向校書云晏子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則此云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鉤之金重三分兩之一舄履倍重者當是謂兩舄之金重一鈞爲大半兩此古人金舄之制可爲明證者也

決拾既伙傳決段云決下當有所以二字鉤弦也拾遂也伙利也箋云伙謂手指相次比也正義曰傳以伙爲利其義不明故申而成之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手指相比次而後射得和利故毛云伙利謂相次然後射利非訓伙爲

利也承琪案疏說非是佽利叠韻爲訓利者便利之謂說文佽便利也引詩決拾既佽用毛義也決以象骨爲之鉤弦以利發拾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然則既佽者謂決拾皆便利也先鄭注周官繕人引詩決拾既次是所據本作次與佽異此箋亦以佽爲次乃與毛異義非申毛也但手指次比祇可言決於拾著左臂者不合故不如傳訓便利爲賅括也

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傳柴積也箋云既同已射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正義曰既田畢王以餘獲之禽賜之則以此射夫而取之射夫卽諸侯也諸侯而謂之射夫者夫男子之總名承琪案經云助我則射夫雖不必專指諸侯自是諸侯之人能助王人之射獵但舉柴似不必謂澤宮積禽

凡原野所獲亦當助而舉之且下章方言射獵正文而此章先言田畢之事於次不順正義謂田無射禮故以射夫云云爲既田頒餘獲射於澤宮今考賓之初筵射夫既同固是指禮射而言然石鼓詩有射夫寫矢具奪舉掌其徒盱來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語與此詩文義大同而以射夫舉柴與悉率左右連言則明是田獵之時非澤宮之射矣益助我舉柴者猶言助我田獵耳柴當本作觜西京賦收禽舉觜與觜同毛詩作柴者借字說文引詩作掔或出三家亦借字也傳云柴積也者積與漬同曲禮四足曰漬注云漬謂相瀺汚而死也公羊莊十七年傳瀺積也釋文積又作漬傳蓋以柴爲禽獸死骨之觜故以瀺積釋之若但爲積聚之積則必如鄭箋增禽字以足義矣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箋云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趙注孟子云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能必中之此與昭八年穀梁傳云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語意略同皆似所重在御然孟子述王良之言範我馳驅不獲一爲之詭遇則獲十因引此詩正見御良射善相需而成故謂嬖奚小人不貫與乘自當以箋解御者射者竝美爲是趙注又云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順毛卽所謂不踐毛貫臧卽所謂中心疾死爲上殺者此解如破義較箋爲詳

吉日

吉日維戊傳維戊順類乘牡也箋云戊剛日也故乘牡爲順類也正義曰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故禱用剛日順其剛之類而乘牡馬次章吉日庚午傳云外事以剛日正義曰言此者上章乘剛之類故言維戊擇馬不取順類亦用庚爲剛日故解之由擇馬是外事故也承祺案毛於首章馬祭以乘牡解用剛之故而次章又特言外事以剛日則外事不指擇馬明矣擇馬與乘牡豈有二義而分一爲順類一爲外事乎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鄭注皆謂祭事惟正義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觀傳於次章言外事殆亦以差馬從禽近於兵戎之事故歟首章馬祭非外事而用剛日者則以乘牡之故而乘其類耳然則崔說正與毛合也

既伯既禱傳伯馬祖也重物愼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

禱禱獲也承珙案周禮大司馬有司表貉先鄭讀貉爲禡又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思之百惠氏古義因之謂百與伯字異音義同貉與禡皆卽此詩之既伯以說文引詩既禡既禂爲證此說非也先鄭注大司馬云貉讀爲禡禡師祭也本之爾雅杜子春注甸祝讀貉爲百當亦以貉爲禡祭而別其音義爲百耳甸祝既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又云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於禂牲禂馬下乃引詩既伯既禂然則周禮之貉乃皇矣之禡而非吉日之伯明矣爾雅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分別皇矣吉日二詩甚明此傳云伯馬祖也皇矣傳云於野曰禡亦絕不相涉說文禂禂牲馬祭也从示周聲小徐本引詩有既禡既禂語大徐本誤入正文觀釋文既禱云說文作禂而不云伯作禡可知說文禂下並不引詩後儒乃誤以伯爲禡竝牽合於周禮之貉耳段注說文云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此許說所本杜引詩者以伯證禂馬毛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此周禮之禂馬也又云禱禱獲也此釋既禱周禮之禂牲也杜益又本毛說承珙謂禂牲禂馬杜子春雖分爲二義然只是一祭傳以伯爲馬祖又云必先爲之禱其祖似本以伯與禱爲一事益經文既伯既禱四字作一氣讀猶云既伯而禱也詩中如此例者小雅式夷式已大雅爰始爰謀遹宣遹畝矣作矣祝皆其比也

漆沮之從傳漆沮之水麓鹿所生也案禹貢漆沮有二雍州漆

沮既從正義以爲扶風漆沮導渭又東過漆沮正義以爲馮翊漆沮故云地理志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此漆沮不同此云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則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鄜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濁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于洛水至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卽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李迂仲據此謂吉日之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卽職方雍州之浸呂記朱傳皆祖其說馮氏名物疏更以馮翊之水爲吉日及潛之漆沮扶風之水爲縣之沮漆又云馮翊漆沮地近焦穫其山多獸水多魚漁獵宜於此地陳氏稽古編既是其說而又云扶風之漆沮正潛篇所云多魚者其水經由岐下而岐陽之地實周家較獵之場楚楸舉言成有岐陽之蒐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記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之水乎承珙案諸家分別馮翊扶風之漆沮者宏用以說禹貢而不必以釋詩益禹貢導渭東會于澧又東會於涇然後東過漆沮若指扶風之水則在澧之上流與經文次序不合故尚書某氏傳云漆沮一今本一作二誤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正義以爲與毛詩自土沮漆別者是也若毛詩之漆沮則大雅縣傳云沮沮水漆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周頌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是毛以漆沮爲二水皆在岐周吉日傳不言有異則三詩之漆沮皆爲一地可知漢志漆水出

扶風漆縣西此大雅所謂自土沮漆者也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傳則云周原沮漆之間是豳岐皆此漆沮箋言其源傳舉其委耳潛正義云漆沮自豳歷岐周以至豐鎬故潛之漁吉日之獵皆在於此不必求諸馮翊之漆沮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麈麈牝也正義曰必易傳者以言獸之所同明獸類非一故知其所言者皆獸名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麈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承珙案此承上章獸之所同而言故但言其形體祁大又甚多有而其爲獸自明不必改祁爲麈以見獸名也或疑詩中無此文例者正月瞻彼阪田有菀其特箋云有菀然茂特之苗然經文並不言特者何物與此其祁孔有文法正相似也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稽古編曰箋語釋經文最順而申傳義猶紆傳驅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意竟似訓率爲驅而傳之字應解爲往文義始明然以釋經不如箋之優也箋殆易傳孔以爲申傳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於王二字乃李所益也承珙案東京賦悉率百禽鴈諸靈囿悉率二字卽本毛詩而下系以百禽則率不可以訓循故辟注云率斂也其實率亦有驅義論衡率性篇云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

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
此率字正作驅字解故六朝人每以驅率連文梁武帝紀驅率
貔貅抑揚霆電北史麥鐵杖傳俛首事讎受其驅率何承天安
邊論疆場之民難可驅率易在振蕩益皆以率與驅同義然則
此傳云驅禽之左右正以經文悉率左右者謂盡驅而之左之
右文義亦明不必增字完句也或疑次章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傳既云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此傳又云驅禽之左右文
義似複今案此詩首章田車既好四句當從嚴緝以爲禱祝之
辭所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尚非實陳田事車攻疏述傳義以
田法芟草爲防未田之前誓士戒眾教示戰法教戰既畢士卒
出郛乃分地爲屯既陳車驅卒奔驅禽納之於防然後焚燒此
防草在其中而射之天子先發然後諸侯大夫士發然則此言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者謂驅禽而納諸防中也言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者謂焚燒防草復驅之以待天子之射也叙次分明無
嫌於複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四終

長沙王　賓
湘陰吳宗　實　校

毛詩後箋　十八　　巫胡承珙墨莊著

小雅鴻雁之什

鴻雁

此詩自傳箋後諸家解多互異毛鄭以每章首二句皆以鴻雁喻流民以之子爲侯伯卿士之安集衆民者鄭箋解末章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文義皆明毫無窒礙歐陽本義亦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嗷嗷則非可以指使臣也集傳以之子爲流民自謂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首章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則又不可爲

流民自謂矣嚴緝又云此詩皆流民美使臣之辭哲人卽指使臣謂使臣明哲故能知我之劬勞若彼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然小雅自鹿鳴而下至此二十餘篇皆朝廷制作不應忽采民謠一篇雜入其中故此序云美宣王者言宣王能遣矦伯卿士勞來安集其民而使臣又能宣布上意實劬勞而非宣驕末章乃代使臣自我亦所以美使臣也美使臣卽所以美宣王也范氏補傳云鴻雁爲使臣之詩先儒之說是也然不必以鴻雁比使臣蓋詩有哀鳴嗷嗷之語使臣豈至是哉之子謂使臣也車攻以有司爲之子亦此類也末章離散之民喜使者之來皆合詞告訴如鴻雁之哀鳴嗷嗷使者於是告之曰凡爾庶民有哲而知人者有愚而無知者我被命而出哲人則知我劬勞於國事愚人則以我宣示其驕耳此解善讀經文亦不背傳箋之意似較勝於諸家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也大曰鴻小曰雁肅肅羽聲也箋云鴻雁于飛肅肅其羽傳興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案正義標起止云傳大曰鴻至寒暑是知辟云云本傳文興者以下乃箋語今本皆誤以傳爲箋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傳之子矦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傳以鴻雁喻流民之子指矦伯卿士鄭同毛義稽古編引漢書蕭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以爲望之治齊詩解亦同毛鄭矣承珙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杜注鳩集也正義曰國有兵寇則民人不得集聚此可爲鴻雁喻流民之證文十三年左傳鄭伯宴公於

棐子家賦鴻雁注云詩義取矣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苦此又可爲之子指矣伯卿士之證也

百堵皆作傳一丈爲板五板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稽古編曰案毛鄭所云五板築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言其長板廣二尺築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其板之長則毛以爲一丈鄭以爲六尺而堵雉之長亦從而異公羊後於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較優詳見孔疏承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云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愼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爲長者用其長以度爲高者用其高也據此知古人以板爲橫數堵爲直數板廣二尺五板爲堵板長八尺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仍八尺也板長一丈者積五板而其高一丈其長亦一丈也故戴禮韓詩以五堵之雉長四丈周禮左氏以三堵之雉長三丈說文栽下但云築牆長板也不言其度是於今說八尺古說一丈之數尚未能定耳若何注公羊五板而堵云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此誤以五板爲長數詩正義謂其取韓詩傳其實何氏所據韓詩惟八尺曰板之文耳其所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者乃自用春秋緯之說與五經異義所引韓詩說絕異自來輯韓詩者皆誤據詩正義以堵四十尺雉二百

尺爲韓詩傳文知其不足信也詩正義又引王愆期注公羊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誤當爲三此正與古周禮左氏說合勝何注多矣毛公說板以長言說堵以高言雖不明雉數亦必以三丈爲雉可知左傳正義云賈逵馬融鄭元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然則韓詩雉長四丈之說亦不足信也惟傳箋板數不同毛詩明辨錄云六尺之板築土乃堅於理爲近若板長一丈雖立木以束板多虞其潰似乎鄭說爲是不知古尺一丈祇當今六尺有奇今之築牆者正用五六尺之板夾束之而實以土築之登登未嘗見其潰也葢鄭駁異議時本用古周禮左氏說其注考工記亦云雉長三丈高一丈是皆謂一丈爲板竝無板長六尺之說至箋詩時奉於公羊五堵爲雉以五板爲高一丈五堵爲廣三丈故云板長六尺然不如堵方一丈三堵而雉之爲定論也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箋云此勸萬民之辭語今雖病勞終有安居稽古編曰鴻雁詩三言劬勞皆謂矦伯卿士也鄭箋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與首尾二劬勞異誤矣承珙案劬勞指使臣言尤足見當時矦伯卿士不恤勞瘁計圖安集萬民故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卽君雖瘠民必肥之意所以爲可美也但以爲勸民之辭其義淺矣

謂我宣驕傳宣示也經義述聞曰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脣又小畜之噬嗑

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
奢非謂宣示其驕也鄭箋曰謂我役作眾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承珙案首章傳云劬勞病苦也病非疾病之病觀次章箋云女
今雖病勞可見病勞者猶言不勝其勞也釋文引韓詩云劬數
也廣雅訓同此以劬勞爲數勞非疊字爲義蓋病於勞
示其驕正相對爲文不必以宣驕爲驕奢乃爲相對也稽古編
曰呂記引王氏說云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謂
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驕字與驕
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
王聽信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
此吾驕灌夫罪用驕字亦同此二詩義今案嚴緝亦用王氏之

說戴氏續詩記云明識治體之人謂我劬勞其愚蒙者必且謂
姑息示百姓以驕使之求多於上也語尤明晰

庭燎

序云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翁氏附記曰此二句義極該備
美之自是正義箴則寓於其中耳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
固非而後來諸家求其說而不得又云箴其大早箴其過勤箴
其始勤終怠此皆自生枝節詩中無此意也古人立言未有美
而不寓箴者此詩本是極意形容問夜之勤則美其能勤在此
箴其能勤亦即在此故云因以箴之竝非兩義田間詩學云周
自康王而後王室漸卑昭王南征不復穆王時荒服者不至及
懿王王室漸衰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至於厲王不享終流於

疑非宣王中興諸侯誰復以時來朝使重覩周官威儀乎是可
美也序謂因以箴者蓋欲王之勤政始終如一諸侯無有二心
使朝廷常覩此儀也後篇卽繼以沔水則謂諸侯不朝而憂亂
之作詩人見之早矣承琪案二說皆以箴字祇大概言之語甚
圓通詩中似此者如終南序云大夫美之又云故作是詩以戒
勸之常武序云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又云因以爲戒然皆
與此序同意然列女傳宣王晏起姜后脫簪未可謂無其事則
序箴字亦未必竟爲泛設也

夜未央傳央且也釋文且又音旦經本作且盧召弓云經當作
今此四字是後人據注疏以校釋文故云今本作旦正義引王
肅云央旦則知王肅妄改毛傳且也爲旦也而正義注疏本皆
誤從之段懋堂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
進也與未艾嚮晨爲次第若作旦字則與嚮晨不別矣承琪案
釋文且七也反又子徐反鄭風士曰既且釋文且音徂往也詳
此傳訓央爲且亦當音徂且凡歲月日時過去者皆謂之往夜未
央者言夜未往也離騷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此未
央亦當言時未往也又案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
已也一訓惟廣雅釋詁云央已也疑卽本之說文楚辭雲中君
爛昭昭兮未央王逸注亦云未央未已古訓且與已有相近者
墨子經上且言然也說云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此謂且與已
皆言然但自前謂之且然自後謂之已然耳據此疑毛詩未央
者猶言未然傳云央且也者亦自前曰且之義訓央爲且猶訓

央爲已歎

箋云未央者猶言夜未央也匡謬正俗云庭燎篇夜未央傳云夜旦也箋云夜未央猶言未渠央也秦詩蒹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今本說文中下脫央字一曰久也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今說文無已也一訓陳長發疑韻譜逸之然觀顏氏所引則唐初已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閩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謂夜之中耳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案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絃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如博依之說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承珙案顏氏據秦風

禮記說文釋央爲中不誤而云康成不能明未渠央之義則非是箋云猶言者正以俗語釋古語未渠央卽未央急言之曰未央緩言之曰未渠央耳史記尉佗傳曰使佗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康成豈尚不知渠卽爲遽乎又案未遽亦可作未遽文選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注卽引毛詩夜未央爲證說文劇且往也从且虍聲且謂姑且虍聲亦兼匆遽之義然則詩未央傳以央爲久也廣雅據央也王氏疏證云集韻巨央切通作腒廣雅釋詁云腒久也說文央久也故此又以腒爲央矣

庭燎之光傳庭燎大燭也正義云秋官司烜云邦之大事供爨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大燭爲門外以文對故異之耳其散則通也承珙案燕禮甸人執大燭於庭

閽人爲大燭於門外是大燭本有在庭者故傳以庭燎爲大燭正義以司烜燭燎別文爲對異散通之例是也郊特牲庭燎之百正義引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或云百炬共一束此當以皇說爲正詩正義祇云以物百枚幷百纏束之乃專用或說非是或謂傳於下文君子專指諸侯益卽以詩言庭燎知之五禮通考秦氏曰左傳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國語敵國賓至火師監燎周官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則庭燎惟諸侯來朝乃設之而常朝不用也今案諸書言賓至設燎尙未必定是諸侯傳益以末章言觀其旂與覲禮侯氏載龍旂弧韣者合故知君子謂諸侯也

夜未艾傳艾久也箋云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正義曰毛意艾取名於耆艾艾者是年之久從幼至艾爲年久似從昏至旦爲夜久箋以夜未久則是初昏之辭時已雞鳴左右不得謂之未久也故易之以艾艾爲喻承琪案傳以艾爲久者久之爲言宪也如說文爨久長也生民卷阿傳皆云彌終也則此傳艾久也久亦有終義夜未久猶云夜未終耳鄭箋艾末曰艾正以艾爲將終申明傳義孔疏以爲易傳且云夜未久是初昏之辭誤矣

鸞聲噦噦傳噦噦徐行有節也采菽作鸞聲噦噦傳云中節鸞頒泮水亦作鸞聲噦噦傳云言其聲也是噦與噦義同此傳以爲時尙早來朝者得徐行故曰徐行有節耳曹放齊詩說云噦噦者聲之微嚴緝云將將來者多而其聲揚噦噦來者希而其

聲漸殺欲以見兩章之次第此則不然說文鉞車鑾聲也詩曰鑾聲鉞鉞徐鼎臣謂今俗作鐵段注據玉篇廣韻皆有鐵字注呼會切鈴聲也疑古本有作鐵鐵者篇韻猶存其說承珙案廣雅鐵鐵盛也謂聲之盛疑張揖所據詩本亦有作鐵鐵者毛詩或借噦借噅傳雖祇言其聲要於盛義爲近大雅卷阿翩翩其羽說苑奉使篇作噦噦其羽傳云翩翩眾多也眾多亦盛義然則鑾聲噦噦不得以爲聲之殺明矣

沔水

序云沔水規宣王也嚴緝云規其聽讒而諸侯攜貳也稽古編曰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沔水詩其作於三十二年之後乎承珙案序言規宣王者是詩人見微知著先事獻規觀經云讒言其興其興者蓋思患而豫防非必定作於聽讒之後王伯厚曰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殽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見矣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傳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傳言放縱無所入也歕彼飛隼載飛載揚傳言無所定止也而首章歕彼飛隼載飛載止無傳詳傳無定止正對上載飛載止而言是毛意當以首章爲水知所向鳥知所止反興諸侯之莫肎念亂次章以水之放縱隼之飛揚正興諸侯之不循法度文理甚明鄭箋於首章流水爲反興飛隼又爲正興忽反忽正義例殊不畫一虞東學詩云一章言沔然流

滿之水必歸於海歟然疾飛之隼必止於林興諸侯皆敬事天子則長享太平而亂萌不作矣乃今同異姓之諸侯無有恐其亂而念之者莫念亂卽不敬也諸侯莫肎念則王當念矣二章言水之朝宗者今且湯湯而無所歸隼之載止者今且飛揚而不知止彼不循其迹者亦有湯湯飛揚之意而載起載行焉下經所謂讒言興也我心憂則王更當憂矣三章言所以致亂者匪他讒言而已今之諸侯誠如飛隼之率中陵焉彼造爲詐僞之言者甯不少爲懲止乎蓋讒言之興始於譌言（譌言非卽讒言故以民別之當時厲弧貪賊之謠卽譌言也）而實由我友不敬致之誠能各盡諸侯度讒言何自興乎但勖我友之敬而所以規王者切矣案此是王承積衰之後赫然中興意其銳於求治所以責諸侯者太峻而宵小喜事之徒爲之搆造釁端如魯嫡之廢杜伯之殺皆讒言興而諸侯攜貳之證也首章之兄弟邦人諸友末章之我友傳箋皆以諸侯言之當矣不斥王而責諸侯所謂規也此解融會全詩善達序傳之意

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正義曰尚書云我友邦冢君是天子謂諸侯爲友也承珙案牧誓稱友邦冢君尚是武王未爲天子之辭大誥云肆予告我友邦君酒誥云大史友內史友此尤天子以諸侯諸臣爲友之證也莫肎念亂誰無父母傳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也箋云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不朝無肎念此於禮法爲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正義曰

言京師者諸侯之父母以責不朝於京師故以京師爲父母也箋申解名京師爲父母之意言皆生於父母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本其恩親以責之故名京師爲父母承琪案此疏申述傳箋甚曲而暢潛夫論愛日篇云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至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此謂公卿不有憂國引詩之意與傳箋合又釋難篇云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其下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有念亂誰無父母言皆將爲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此亦謂臣之憂君當如憂父母皆足以發明傳意

鶴鳴

序云鶴鳴誨宣王也此及上篇沔水序但曰規曰誨而不言其事然沔水經文猶有莫有念亂讒言其興等語此詩則全不見所指故說者多異范氏補傳曰詩人寓意甚微視他詩爲特異又偶無大序故諸儒不勝其異說惟毛氏謂舉賢用滯可以治國鄭氏謂教王求賢人未仕者毛鄭在眾說之先必有師承呂記嚴緝亦云然陳氏稽古編曰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設喻者四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蒹葭陳之衡門體製相似非古注則其旨茫無可測識矣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傳皐澤也箋云皐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惠氏易說云鶴鳴于九臭臭古澤字澤爲陰故曰鳴鶴在陰毛傳鄭箋皆當作臭後人誤爲皐失其義

矣水經注潁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城皋亭古皋澤字相似故名與字乖學者但知皋不知臯臯二字相似而相亂也久矣何氏古義歷引史記歷書秭鴂先滭索隱以滭爲野澤天官書其色大圜黃滭滭亦音澤荀子側載睪芷睪芷卽澤芷列子望其壙澤如荀子又作皋如後漢書郡國志以成皋爲成睪皆足爲皋睪澤相混之證承珙案古書皋睪澤等字譌亂之迹甚多尙不止何氏所引然毛傳訓皋爲澤鄭箋申之以皋爲澤水溢出之坎則似不以皋爲澤之譌字蓋皋澤對文則別左傳鳩藪澤牧隰皋是也散文則通故此傳云皋澤也史記孝武紀間者河溢皋陸漢書司馬相如傳注平皋之廣衍此皆謂水旁地爲皋故賈山傳江皋河瀕對言注引李奇以皋爲水邊淤地正與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者合箋又云自外數至九卽韓詩所云九折之澤也至說文云臯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爲澤字考臯與澤聲義皆不相近當是古文以爲皋字本部云皋气皋白之進也从本从白皋臯聲旣相近義皆爲白字或可通要非併通於澤顏氏家訓云皋分澤片此乃俗書傳寫之譌不當以爲通借也聲聞于野傳聞聲隱而名著也箋云興者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荀子儒效篇曰貴名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親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于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

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承琪案毛云身隱名著益即用其師荀卿之說論衡藝增篇曰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于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于朝廷也此云九折之澤似用韓詩而其解亦同毛鄭可知其說之古矣

魚潛在淵或在于渚傳艮魚在淵小魚在渚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温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正義曰毛以潛淵喻隱者不云大魚而云艮魚者以其喻善人故變文稱艮也此文止有一魚復云或在是魚在二處以魚之出沒喻賢者之進退於理爲密且教王求賢止須言賢之來否不當橫陳小人故易傳也承琪案此疏非是經言或在者自是立賢無方之意故以艮魚小魚釋之謂有當求之深者有當求之淺者初非以小魚爲小人若如正義謂教王求賢不當橫陳小人則下文爰有樹檀其下維穫箋何以云喻賢者而下小人乎數句之間其說已自不通矣

可以爲錯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說文作厝云厲石也从厂昔聲詩曰佗山之石可以爲厝段注云厲石當作厝石小雅毛傳亦當云錯錯石也今本少一錯字錯古作厝厝石謂石之可以攻玉者爾雅玉曰琢之玉至堅厝石如今之金剛鑽之類非厲石也假令是厲石則當次底厲二篆之下矣承琪案釋文亦引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字林同是本作厲石其來已久傳次章云攻錯也即謂以錯石攻之玉雖至堅亦須以石磨礪故法言云不礱不錯焉攸用說文金部又云鑢厝銅鐵也是錯本摩錯之義

與厲相同禹貢錫貢磬錯傳亦云治玉石曰錯蓋錯爲通名不止於治玉說文之厝未必不爲厲石厲下云厲諸治玉石也厲諸郎淮南之礪諸說林訓璧瑗成器礪諸之功高誘注云礪諸治玉之石引詩他山之石可以爲厝而廣韻云礪礛青礪則治玉之石未嘗不可名厲若必專指石之攻玉者爲厝則說文厝字又何以不與厲篆類廁耶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箋云天高遠也文選東方朔答客難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李善注引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皐澤也承珙案今毛詩傳無有諸中八字陳氏稽古編輯他注引傳者十一條而不及此又陳氏於諸條多疑引者之誤未必皆毛傳逸文若此條則云又曰皐澤也上文毛萇曰云云似非誤引或李所據毛詩實有此傳歟

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釋文引說文云楮也從木殼聲非從禾也以上章上檀下藬類之故知穀惡木也承珙案楮木葉粗枝細同於灌莽故毛公以爲惡木黃鳥以穀與桑栩並列亦以其皆叢木故耳正義引陸璣疏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據此以桑穀爲一木共讀拱把之拱然漢書五行志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書大傳及說苑君道篇敬愼篇論衡異虛篇皆以其生爲俱生是漢儒多謂桑穀二木則陸說非也陸又云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輝其裏甚好其葉初生可以爲茹或據此以爲其用甚廣似非惡木不知穀之利用乃後

世所爲作詩者及毛公時固無所謂穀皮紙也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箋云予我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承琪案襄十六年左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祈父杜注云詩人責祈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此注與鄭箋異玉篇牙下引詩曰祈父維王之爪牙即指祈父與杜解同當時必別有所據或三家本不作予字以經文例之三章亶不聰仍指祈父而言則爪牙爪士當亦指祈父之詞王之爪牙猶曰公侯腹心耳漢書曰武帝征西夷有前後左右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是爪牙不必定指勇力之士也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云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正義引周語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稽古編謂據正義則傳箋羌戎當作姜戎承琪案羌戎種類甚繁姜氏之戎特其一耳韋注國語云姜戎西方之種四嶽後後漢書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下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困學紀聞又據通鑑外紀宣王三十三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竹書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此皆傳所謂宣王之末羌戎

爲敗者也傳意不專指千畝之戰似不必改羌爲姜葢經云轉予于恤謂兵興不已輾轉憂困若僅千畝一戰不必云轉矣

有母之尸饔傳尸陳也孰食曰饔箋云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正義曰許氏異義引此詩曰有母之尸饔謂陳饔以祭志（疑當作恐）養不及親彼爲論饔餼生死不爭此文故不駁之其義當如此箋非爲祭也承珙案異義所據或是三家詩箋不從者葢謂母陳祭則必從軍者爲無父之人古未有無父不從征役之制惟如箋說母爲父陳饌飲食則是獨子從軍不得供養可恤孰甚焉國語吳語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史記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故呂記曰古者親老而無兄弟則免其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此說申箋甚當嚴緝云言有母則無父固非蘇傳從異義以爲侯母獨主祭亦未是也

白駒

於焉逍遙箋云所謂是乘白駒而去之賢人今如何逍遙乎思之甚也翁氏附記曰釋文焉馬於虔反又如字於虔反即玉篇之於連切安也疑也又如字即玉篇之矣連切廣韻之有乾切語助也陳氏啟源曰箋疏俱不用後音案顏氏家訓音辭篇云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訓若訓何訓安當音於愆反於焉逍遙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類是也此條最爲明白後人詩文皆沿譌用於焉二字作直敘之詞此字音義遂無證明之者

承珙案嚴緝云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
覿面之稱也舊說以於焉爲於此非是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傳藿猶苗也夕猶朝
也承珙案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說文蘿赤之少也少
讀如幼少之少苗爲禾始生藿爲豆始生故傳云藿猶苗也嚴
緝云穀之始生曰苗草之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場
即圃也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非禾苗也若
以納稼在場則不名苗矣下云場藿藿豆葉亦菜茹之類或又
據說文苗艸生於田者集韻藿草名爲說此皆泥於春夏爲圃
秋冬爲場禾苗豆藿非秋冬之所有耳然正義明云此宜云圃
而言場者以場圃同地耳對則四時異名散則繫其本地雖夏

亦名場也傳於首章場苗今朝俱無釋而此章云藿猶苗也夕
猶朝也者蓋以此爲愛賢而欲留之之意人所其知但言其餘
飼之美則藿與苗同言其款戀之誠則夕與朝同耳黃泰泉曰
猶者重其意之相同焉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爾公爾侯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正
義曰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逸豫之理爾豈是公也
爾豈是侯也何爲亦逸豫無期以反乎段懋堂曰據正義傳爾
公下當增一邪字承珙案李氏集解引毛傳正作爾公邪爾侯
邪與段說合惟正義述傳以公侯爲可逸豫非公侯不宜逸豫
其解甚繆由誤認傳邪字與乎字同故云爾豈是公也爾豈是
侯也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北人呼爲也王氏釋辭謂邪與也

同義故二字可以互用莊子德充符篇曰我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邪與也同猶言曰遷善而不自知也）天地篇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運篇曰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也此邪字皆卽也字耳據此知毛傳邪亦與也同謂爾宜爲公也爾宜爲侯也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如此於愛賢暱賢之意乃合下文愼爾優游傳云愼誠也箋云誠女優游使待時也蓋爲其有公才公望而深惜其去故猶望其優游以待時而又曰勉爾遁思者猶云行矣自愛箋所謂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辭也後之說詩者其解不一范氏補傳云賢者儻能來貢朝廷爲公爲侯則逸豫亦自無期何必去國而後逸豫邪此雖與孔疏說異其陋則同呂記言爾公爾侯責當時在位者之悠悠嚴緝駁之謂與下文爾字不畫一是也而嚴自爲說則云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將勤勞國事無逸豫之期不如肥遯之優游自樂詩方刺不用賢而乃勸其速去殊非經旨集傳云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則作詩者非宣王無自言爵人以公侯之事王氏總聞云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尤屬肊測無據惟李氏集解云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雖誤以毛傳爲非而所解於詩頗合東萊文集一說曰言此賢者之德本合爲公爲侯今乃置之閒地而無用之期乎此說較讀詩記爲勝亦勝於諸家多矣

在彼空谷傳空大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文選西都賦陸士衡樂

府詩李善注俱引韓詩在彼穹谷辟君章句曰穹谷深谷也考工記韓人爲皋陶穹者三之一鄭司農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是穹與空聲相近辟夫子以穹谷爲深谷說文穹窮也亦是極深之義空當讀爲穹傳訓爲大作如字讀不如韓詩義長段氏詩小學云爾雅釋詁穹大也毛詩空字卽穹字之誤承琪案二說皆泥於空無大訓然古者空與孔同義說文孔通也老子孔德之容王注孔空也河上公章句孔大也是空亦未嘗不可訓大且傳空大也上當疊一空字謂其谷空大非訓空爲大如芣苢傳捋捋取也大叔于田傳揚揚光故訓本有此例孔疏引桑柔有空大谷是謂空大之谷以述毛旨當矣說文窏空大也廣韻引同廣雅釋詁窏深也是空大卽深之義故韓詩作穹毛詩作

空字雖殊而義則一不必改毛從韓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箋云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饔雖薄要就賢人其德如玉然案此箋義近迂曲後來說詩者皆以空谷爲寂寞之濱生芻爲淡薄之物其人如玉卽指賢人之德而言語較直截西京雜記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後漢書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眾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雜記依託之書或出鄭後林宗與鄭同時其稱詩之意已不同於箋義矣

黃鳥

序云黃鳥刺宣王也箋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正義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彼注云聯猶合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爲兄弟也夫婦而謂之兄弟者列女傳曰執禮而行（今本列女傳作報）反而行兄弟之道何休亦云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故比之也承琪案周禮賈疏云兄弟昏姻嫁娶也者爾雅釋親云父之黨爲宗族則兄弟之名施於外親爲正故爾雅又云婦之黨爲昏兄弟夫婦相名亦爲兄弟故曾子問曰不得嗣爲兄弟是以知兄弟是昏姻也據此則鄭注周禮聯兄弟不專指夫婦蓋兼外親言之穀梁宣十年傳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注云齊由以婚族故還魯田此詩有復我邦族復我諸兄之文箋所謂聯兄弟而不至者亦當并指外親婦人與夫相棄則外親之不固可知孔疏專指兄弟爲夫婦尚未必盡合箋意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傳興也黃鳥宜集木啄粟者喻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阮氏校勘記云案喻天下以下十六字是箋喻上當有箋云興者四字因者字複出而誤脫也章末傳云宣王之末室家離散如匹相去有不以禮者不應上已有此傳又箋例言喻見毛斯正義各本皆誤今正之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此詩自傳箋以後人人說殊王氏蘇氏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呂記嚴緝以爲民適異國不得其所之詩然以經文證之此言復我邦族與我行其野之復我邦家正同

彼明言昏姻之故而與此詩相次則此詩自亦爲室家相棄而作毛鄭之說不可易矣易林乾之坎云黃鳥采菜（據宋本作今本易林作黃鳥來集此）既嫁不答念我父母思復邦國焦氏正用毛義也

我行其野

序云我行其野刺宣王也此詩鄭箋大旨謂男棄其婦而求外來無媵之女蓋以詩言昏姻之故據爾雅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故以不思舊姻爲不思其老父之命而棄我毛傳簡質不明所指惟末章新特外昏也若依婦氏稱昏自亦當謂外家之女然首章注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此數語或以爲是傳非箋（陳氏說見下）則傳意此時男女皆有棄舊求新之事新特之特祇如鄘柏舟之我特爲匹義外昏謂外

來之婚姻匹配耳考爾雅壻妻相謂昏然如士昏禮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又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是壻家婦家皆可統稱昏姻故傳謂男女失道則不專指男之棄婦可知白虎通義嫁娶云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曰不惟舊因謂夫也此則似謂婦棄其夫者王雪山郎本此爲說（詩總聞云言逐夫而適夫也此皆壻辭）薛已與鄭箋異義矣

蔽芾其樗傳樗惡木也正義引王肅云行遇惡木言己適人遇惡人也承珙案如王說則與下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文義不相承接蓋方就其居何得遽謂之惡至爾不我畜乃可爲惡耳詩意當云樗雖惡木尚可依以芘蔭況以昏姻之故豈不可就而

居處而孰知其不我畜也觀下二章蓫菜並訓惡菜而經皆言采自當謂雖惡菜尚有可采則昏姻更若可恃三章文義一例不應首章直以惡木斥惡人也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傳畜養也箋云宣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陳碩甫曰傳宣王之末以下十九字乃合下末章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而總釋其義如此此傳例也今各本以此十九字攙入箋語者非祈父白駒黃鳥傳皆云宣王之末彼三詩與此詩之序皆謂刺宣王而作傳乃總釋全詩大旨以申補序意也篇義皆同此其明證承珙案陳說是也末章不思舊姻箋云壻之父曰姻女不思女老父之命而棄我是鄭意據爾雅專指舊姻爲壻父此云以求外昏即下傳所謂新特外昏者而云棄其舊姻則姻似統指外親即周禮大司徒注媚親於外親之義葍上云男女失道則舊姻不得專指壻父明與末章箋意不同可知十九字是傳文非箋語也

言采其蓫傳蓫惡菜也箋云蓫牛蘈也正義曰此釋草無文承珙案釋草蘈牛蘈吐回反蓫勅六反又有它六反是蘈蓫一聲之轉鄭所見爾雅當作蓫牛蘈唐時爾雅本蓫作蘈故疏以爲釋草無文耳說文無蓫字但有葖艸也讀若釐而廣韻葖有許竹丑六二切集韻則云葖或作苗通作蓫羊蹏也此本廣雅以葖爲羊蹏葖苗音與笛同周禮笙師職作簫故葖轉爲苗苗又爲蓫皆謂羊蹏實一物也正義引陸疏云蓫今人謂之羊蹏齊民要術引義疏云今羊蹏似蘆菔莖赤煮爲茹滑而不美

汲古閣刻陸疏作滑而美也誤 多噉令人下痢汲古本作下氣亦誤 幽州謂之羊蹏揚州謂之蔂一名蓨 據此羊蹏有蔂名正與詩合多噉下痢又與傳云惡菜合可爲 定論矣其云一名蓨者乃爾雅之苗蓨釋文蓨顧他迪反聲亦與蔂相近 揚其欲逐逐漢書敘傳作其欲攸攸 惟郭注爾雅牛蘪形狀與陸疏言羊蹏者微異考名醫別錄羊蹏一名蓄陶隱居引詩言采其蓄又云今人呼爲禿菜卽是蓄音之譌不知蓄蔂聲旣相近禿又爾雅贖牛蘪之轉則牛蘪卽羊蹏非二物也或又據文選七啟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蔂而云蔂與蓄音義同則蔂似非惡菜稽古編引張銑注文選云蓄菜與葵宜於霜露之時意其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歟

言采其蓄傳蓄惡菜也箋云蓄當也正義曰陸璣疏云蓄一名蓫幽州人謂之燕蓄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稽古編曰爾雅有二蓄葉細而花赤者蓄蔓茅也葉大而花白復香者蓄當也此詩采蓄箋以爲當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草有兩種葉細而莖赤者有臭氣是蓄當之葉復有細大之分傳以蓄爲惡菜應指細葉者承 琪案邶谷風采葑采菲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蓄之類也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據此則蓄根可噉或亦有惡時且陸疏云荒歲可禦饑則知豐年人所不食故傳以爲惡菜歟

斯干

序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稽古編曰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序一家之說也徐位山曰案竹書紀年宣王八年

初考室晉荀勗曰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也於世本蓋襄王也史記六國年表自令王二十一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當毛公之時竹書未出而宣王考室詩序暗與之合其必非無本明矣稽古編又云新宮之名見儀禮左傳鄭杜兩注及詩箋疏見由儀序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引李氏迁仲之說以爲卽斯干詩意在立異而已承珙案何氏古義謂永平二年詔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詩至後漢尙在不知此詔所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皆不過以經語文飾詔詞觀續禮儀志具言永平養老之儀天子袒割執爵而酳及祝鯁祝饐等皆與此詔文同而不及升歌下管前書禮樂志云顯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于辟廱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云云此可見當時未必實有升歌下管之樂不得據永平詔書爲新宮非逸詩之證也

姚姬傳九經說曰西周之都嘗數遷矣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穆王居鄭懿王居廢邱遭厲王流彘之禍宣王中興蓋廢邱宮室之壞而鎬京之廢久矣宣王更宜擇都邑建宮廟史不著宣王所遷之邑以斯干及申伯信邁王餞于郿度之蓋宣王都漢右扶風之邑南山之北渭水之南雍郿間也太史公云雍旁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晚周嘗郊焉事不誣也故宣王石鼓出於陳倉方周未東遷之時而周人士之詩已作王在在鎬魚藻

詩人以傷今而思古焉則未知其在鄭歟在廢邱歟抑宣王之世歟劉子政說斯干之詩以爲上章言宮室之如制意厲王以前宮室奢侈矣宣王立都改而從儉故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言宮室取辟風雨鳥鼠而已此君子所以爲大也承珙案臣瓚注漢書地理志云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而右扶風槐里下班固自注云周曰犬邱懿王都之索隱引宋衷注世本云懿王自鎬徙都之夫懿王爲穆王之孫若穆王已都西鄭又不應言懿王自鎬矣此皆矛盾不合故顏師古謂穆王以下無都西鄭之事詩譜正義云魚藻序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邱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邱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邱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暫居之非遷都也據此宣王承厲王之亂改建宮室卓當有之不必以遷都使然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傳興也秩秩流行也干澗也幽幽深遠也箋云興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傳苞本也箋云言時民殷眾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稽古編曰斯干首章傳箋皆以爲興體今則釋爲賦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爲近以義則古注爲優宣王承亂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爲全篇引端耳況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章遽以竹苞松茂形容其美非立言之次第承珙案劉向諫起昌

陵疏云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此義殆本之魯韓詩毛鄭雖未明言儉意然毛既以首章爲興箋申之以德行國富乃營宮室則其不從奢侈亦可概見冀奉傳元帝時奉以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無累年之蓄請徙都成周其疏有曰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無以加此據此言國富而後考室以周之盛時爲證卽當指斯干考室之事冀奉學齊詩者而所述與毛鄭合知其說不可易也

無相猶矣傳猶當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詬病也正義曰箋以相猶與相好對文當謂無相惡之事若相責以道未是傷義賊恩雖無此事未足多善不當舉以爲詠角弓曰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則相病是兄弟之惡事猶瘉聲相近故知字誤也承珙案方言由輔也郭注云由正謂輔持也又由迪正也東齊青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是由與迪皆有正義爾雅迪繇訓道也亦謂相正以道耳古猶繇由皆通傳云猶道也者猶云由迪也皆相正之義故正義謂相責以善也其又云相責以道未至傷義賊恩者不知責善朋友之道自非兄弟所宜常棣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傳云兄弟尚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意正與此相發明傳義未可非也

似續妣祖傳似嗣也箋云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

成其宮廟也承琪案此及裳裳者華卷阿江漢凡四傳皆云似嗣也段氏詩小學謂似爲嗣之假借然說文似訓象廣雅子以似也似之義當本通於嗣續不必以爲假借或疑似爲嗣與續複不知嗣續連文猶杕杜之繼嗣我日古人自有此文例箋讀爲已午之已者古人於已午之已本訓爲已然之義故亦讀爲已然之音史記律書已者言萬物之已盡也漢律厤志已成於已說文已已也四月陽氣已出陰氣已藏此皆訓已爲已然卽讀爲已然之音者也以从反已似从人以聲故似亦讀如已周頌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是也鄭旣讀似如已卽釋爲已成宮廟因音見義語甚明晰唐人葢讀已然爲羊里切讀似及已午之已爲詳里切故孔疏誤會箋語以已午當南方之位謂在已地續立妣祖之廟支離穿鑿殊失鄭旨惟周頌良耜以似以續傳云嗣前歲續往事箋依傳爲解而於此似字改讀文同義異不如從毛爲優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傳西鄉戶南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正義曰王肅云宣王修先祖宮室儉而得禮孫毓云此宣王考室之詩無作宗廟之言孫王竝云述毛則毛意此篇不言廟也築室必先修廟但作者言不及耳承琪案毛訓似爲嗣但謂宣王繼承先業營築宮室耳經文先妣後祖者或如鄭箋之意以閟宮生民說姜嫄生后稷以配天爲周

之王業所由故美中興者必推本言之非卽以是爲入祧之制也載芟烝畀祖妣又先祖後妣則於文法亦不必過拘箋以似續妣祖爲已成宮廟則此語祇爲過文以下皆言燕寢蓋以居處笑語非可於廟中言之故箋云諸寢之中皆可安樂而又以四五兩章分屬廟寢文意散雜實有未安至西南其戶箋以爲燕寢之制焦里堂宮室圖考曰房室之戶皆在南何得有西若謂東房之戶在西則西房及室戶皆宜云在東而不可言在南據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南其戶者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竊謂卽以大夫士爲一房其戶亦在西非必兩房始西其戶然則何爲西南其戶也傳曰西鄉戶南鄉戶不可易也路寢制如明堂其大室之西則西鄉戶大室之南則南鄉戶也不言東北者文不具也詩言西南其戶固不謂燕寢矣今案焦說有誤箋釋西其戶指室戶正義謂一房之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有左右房者室戶正中比之一房者爲西其戶此申箋義自明焦云一房者戶亦在西是指房戶而言誤矣又謂傳西鄉南鄉是指路寢大室四面之戶不知此西南其戶承上築室百堵而言若專指大室則是以百堵爲一室堵方一丈環百堵爲四面每面計二十五丈卽大室亦無此制度然則言百堵者必非專指一室之戶正義曰傳不言此爲路寢之制則此據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推此有東嚮戶北嚮戶故孫毓云猶南東其畝此疏申傳得之

約之閣閣傳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正義曰毛以爲王本作羣寢之時以繩約束之繩在板上歷歷然均謂繩均板直則墻端正也承珙案周禮匠人注引詩作約之格格呂記引董氏曰崔集注亦作格格方言絡謂之格郭注所以轉篧絡車也又縪車謂之轆轤車此皆謂絡絲之物格與轆轤皆著絲纏束之貌詩或作閣或作格皆當讀如絡集韻格或作落史記酷吏傳集解古村落字亦作格絡慁聲之轉傳云閣閣猶歷歷者說文秝稀疏適也玉篇云稀疏歷歷然歷歷即秦風小戎傳之歷錄謂以繩束板疏落適均匠人云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後鄭注云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繩縮其版大引之言版橈也版橈築之則鼓土不堅矣此所言乃與詩約之閣閣相反者故疏云繩均版直則墻

端正也

椓之橐橐傳橐橐用力也案兔罝椓之丁丁傳云丁丁椓杙聲也大雅緜築之登登傳云登登用力也兔罝傳不言用力此及緜傳不言聲者義互相備釋文橐本或作柝說文引易重門擊柝字作櫜廣雅櫜櫜聲也當即釋此詩或三家字作櫜毛詩又省作橐耳

君子攸芋傳芋大也箋云芋當作幠幠覆也周禮大司徒美宮室注云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賈疏宇居也王氏經義述聞云此注約舉詩辭攸宇即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葢韓詩芋作宇承珙案作宇訓居與五章君子攸寧攸宇同方言亦訐芋竝云大也溱洧生民抑傳訐皆訓大此芋與訐同方言亦訐芋竝云大也

疏引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其申毛當矣
鄭箋改芋爲幠正義曰幠覆也鄭以義言之爾雅無此訓今案
鄭注儀禮尋名出於幠幠覆也此箋詩乃自用其注禮之說然
其注周禮臘人云臘者魚之反覆臘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卽
以臘爲爾雅幠大也之幠蓋兼覆大二義此箋殆以毛既訓大
故以覆義申成之雖破字而實非易傳也
如跂斯翼傳如人之跂竦翼爾正義曰人手似鳥翼以爲韻言
跂翼則如人弭手直立以踰屋壁之上下正直也承琪案此疏
牽於翼字以爲人手似鳥然則下文如鳥斯革傳訓革爲翼文
義不已複乎其實詩但言如跂傳但云翼爾竝無似鳥之意毛
於六月文王有聲行葦卷阿傳竝言翼敬也則此翼爾正謂如

人之跂竦爲敬蓋敬則容狀端嚴故以喻墻壁之正直也
如矢斯棘傳棘稜廉也箋云棘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承琪
案正義曰言稜廉則指矢鏃之角爲棘焉蓋古有此名夫棘爲
外刺則言棘卽具稜廉之義棘多枝亦物之稜廉者故箋通棘
於戟可也而云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則經祇言如矢不言如人
祇言矢棘不及於弓增語成文義近迂滯疏雖云射者戟肘亦
喻室之廉隅要爲曲說釋文棘韓詩作枎枎隅也說文枎木之
理也段注云毛作棘韓作枎毛云稜廉韓云隅學者皆不解及
觀抑詩維德之隅毛云隅廉也箋申之云如宮室之制內有繩
直則外有廉隅然後知斯干詩謂如矢之正直而外有廉隅也
韓枎爲正字毛棘爲假借字如矢之直則得其理而廉隅整飾

矣毛韓辭異而意一也

如鳥斯革傳革翼也釋文革韓詩作勒云翅也段氏詩小學云釋文勒字乃翄字之譌王伯厚詩考所引不誤張揖廣雅兼采四家之詩釋器云翄翮翼也此用韓詩韓作翄與毛作革異字而同音同訓毛時故有翄字以假借之法訓之故曰翼也廣韻翄翅也古核切本韓詩也阮氏校勘記云小字本所附釋文正作翄承珙案呂氏讀詩記引釋文亦作翄段氏謂韓毛異字同訓是矣考說文翄翅也即本韓詩玉篇廣韻乃本說文耳廣雅翄翼也字同韓詩訓用毛詩豈所見毛詩本亦作翄歟

君子攸躋傳躋升也箋云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正義曰孫毓云君子之所升處承珙案正義申鄭以升者升下登上之辭王所尊者唯宗廟耳故知此升爲祭祀究屬經外贅設不如孫毓申毛爲得蓋上章約椓攻堅主言垣墉故云君子攸芋爲居之以自廣大此章廉隅形貌則自其外而言之下章高明深廣又自其內而言之呂記曰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甯言其既處也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烱烱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烱烱然皆寬明之貌正義曰正長釋詁文冥幼釋言文王肅云宣王之臣長者寬博噲噲然少者閒習噦噦然夫其所與翔於平正之庭列於高大之楹皆少長讓德有禮之士所以安也傳意或

然而本或作冥窈者爾雅亦或作窈孫炎曰冥深闇之窈也某氏曰詩曰噦噦其冥爲冥窈於義實安但於正長之義不允故據王注爲毛說冥所以得爲幼者郭璞曰幼穉者冥昧也穉古編曰此疏申鄭易毛之意允矣但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據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杳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述毛義亦可通毛傳字訓皆有師承不必一本爾雅爾雅正長自爲長幼之長傳正長自爲長短之長長言其堂廡之彌互窈言其奧突之窅深意正相當矣承珙案疏云正長於義不允者蓋謂宮室不可以長幼言耳然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左氏哀二十六年傳盟於少寢之庭逸周書酆保解王在酆昧爽立於少庭少卽幼也準此言之則室自可有長幼之名如儀禮適室注云正寢之室也穀梁隱四年傳云諸侯與正注云正謂適長也正寢之室既謂之適當亦可謂之長然則毛傳正長之長卽音丁丈反冥幼之幼卽如字讀亦無不可正長冥幼以室言猶文王世子之貴宮貴室下宮下室何休公羊注之高寢小寢也王肅述毛以長幼屬人言恐非毛旨箋以噲噲爲快快者說文噲讀若快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三蒼皆云噲亦快字方言逞苦了快也郭注今江東人呼快爲愷說文愷寬閒心腹皃箋以快快爲寬明貌義亦同矣盧召弓鍾山雜記云淮南訓噲然得臥宋書樂志四吳鼓吹曲覽往以察今我皇多噲事是噲與快同又云噦噦猶烸烸者釋文引字林烸火光貌廣雅亦云烸烸光也王肅以噦噦爲閒習殆因鸞聲噦噦爲徐行有節故引申

其義爲閒習耳然噦又與噦通詩噦彼小星有噦其星皆言星貌則鄭以噦噦爲光明亦勝王解但卽以鄭義述毛謂正長之室寬博而噲噲宴幼之室光明而噦噦說自可通不必以正爲晝宴爲夜也

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釋文莞音官徐又九完反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承琪案陸氏此言是不用鄭箋小蒲之說矣鄭注周官司几筵以繅席爲前蒲鞋又云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則明以莞與蒲爲二物與此箋不同詩疏謂司几筵諸侯祭祀之席蒲筵加莞席明莞細而用小蒲以曲附箋說非是疏又引釋草莞苻離某氏曰本草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一名蒲用爲席考說文莞草也可以爲席蒲水草也或以作席莞夫離也蒿夫離上也並不言可作席然則莞爲席草而非莞蒲亦席草而非苻離爾雅之莞苻離其上蒿據郭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則是方俗稱名且以莞蒲連言若單言莞則非蒲可知矣郭又云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句用之爲席正義乃引云西方一名蒲用爲席竟係刪節注文誤作句讀上已云西方人呼蒲爲莞蒲矣何又云西方一名蒲邪玉篇云莞夫離蒿謂今蒲頭有臺臺上有重臺中出黃卽蒲黃是郭謂蒿可爲席者誤也顧命正義引釋草蒲鼠莞樊光注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據此詩之莞乃爾雅之鼠莞疏不引此而專引莞苻離之注非也

箋云竹葦曰簟王氏詩稗疏曰此詩之簟葢桃枝竹爲之而鄭氏謂爲竹葦葦席今之蘆席粗惡殊甚惟喪禮設之承珙案正義曰竹葦曰簟者以常鋪在土宜用堅物故知竹簟也且詩每云簟茀用爲車蔽是竹簟可知據此疏兩言竹簟而不及葦疑箋本是竹曰簟葦乃衍字正義所見箋本無葦字今疏中有竹葦曰簟者當由轉寫因箋文之衍亦從而誤耳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箋云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正義曰箋以經言室家君王則有諸侯與天子而同言朱芾故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也承珙案采芑正義引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又玉藻一命緼韍正義云按詩毛傳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據此疑皇猶煌煌也以下十五字皆傳文其下室家一家之內云云乃箋語耳今毛詩本此處無傳正義標起止云芾者至黃朱皆作述箋之詞恐有脫誤然各本皆然從來無人是正采菽傳云諸侯赤芾亦與此諸侯黃朱相應朱深於赤故赤爲黃朱然則此爲傳文誤攗入箋明矣

載衣之裼傳裼也箋云裼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釋文裼韓詩作褅承珙案褅當從衣作褅說文褅縌也引詩載衣之褅葢用韓詩段注以毛詩裼爲褅之假借是也釋文又云齊人名小兒被爲褅考高誘注呂覽明理篇史記趙世家集解引徐廣孟康注漢書宣帝紀皆以褅爲小兒被此箋云夜衣者葢亦從被義正義曰書傳說成王之幼云在襁褓褓縛兒被也故箋以爲夜衣又引侯苞云示之方也明褅制方令女子方正事人之道此

當出韓詩翼要言其制方似亦以褓爲被然古者衣被通稱廣雅褓謂之褓王氏疏證云論語謂被爲寢衣月令措之參保介之御閒注云保猶衣也焦里堂云褓可藉於下亦可覆於上藉則李奇注漢書云褓小兒大藉是也覆則月令正義云保謂小被所以衣被小兒是也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韋昭云褓若今小兒腹衣腹衣蓋今俗兜子是也亦被之類而稍別焉者也

載弄之瓦傳瓦紡塼也箋云紡塼習其一所有事也釋文塼本又作專考說文土部無塼字寸部專下云一曰專紡專則釋文又作本爲是阮氏校勘記云正義曰習其所有事也相臺本考文古本皆依之改箋亦作習其所有事段玉裁云當作一所有事一同壹謂壹於所有事也以壹訓專此詁訓之法是也正義又曰以璋是全疑當作玉器則瓦非瓦礫而已故云瓦紡塼婦人所用瓦唯紡塼而已故知也黃氏日鈔云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爲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爲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豈亦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承珙案黃氏所言似止爲緝麻之物紡絲無所用之說文紡網絲也段懋堂云網絲者以塼爲錘廣韻鶩紡錘集韻鶩一曰紡甎然則婦人撚線錘頭古用塼爲之說文鶩瓦器也渾言之未及詳說耳承珙又案說苑雜言篇西閭過曰獨不聞和氏之璧乎價重千金然以之閒紡曾不如瓦塼閒紡者當是絡絲以瓦塼爲錘則閒廁而不亂朱子語錄載潘時問詩載弄之瓦朱子曰瓦紡時所用之物舊見

人畫列女傳漆室女手執一物如銀子樣者意爲紡塼也此所言亦與紡錘相合

正義曰禮記鄭注云人始生在地男子已寢之牀又非始生也蓋聖人因事記義子之初生暫行此禮不知生經幾日而爲之也何則女子不可恆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祿且甫言其泣則未能自弄璋明暫時示男女之別耳承琪案後漢書曹世叔妻傳女誡云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此釋詩義與傳箋合三日之期必有所本可以補箋疏之所未及

無羊

序云無羊宣王考牧也箋云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何氏古義云孔叢子載孔子曰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按列子黃帝篇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于園庭之內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王令毛邱園傳其術梁鴦曰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禽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列子之書大都誕諧不足信然彼生於周末而以此事屬之宣王則當日宣王之留意牧事可知矣承琪案斯干無羊二詩與定之方中正相類彼序云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但定之方中一詩而首言營室終言畜牧此則分爲二篇風雅體自別耳然其爲遭亂中興之事則同不屬之宣王而

誰屬歟

九十其犉傳黃牛黑脣曰犉正義曰釋畜云黑脣曰犉傳言黃牛者以言黑脣明不與身色同而牛之黃者衆故知是黃牛也某氏亦曰黃牛黑脣曰犉承琪案爾雅又云牛七尺爲犉郭注亦引詩九十其犉後儒多以無羊之犉當指七尺者不知牛以七尺爲極若云七尺者九十則其餘將以次而減不足見畜牧之盛惟舉黑脣之犉則爾雅尚有黑背牰黑耳犨黑腹牧黑腳牷之屬焉知非皆七尺乎詩舉黑脣之九十以見其餘則其多可知易屢言黃牛知牛以黃爲正色傳言黃牛黑脣當是爾雅舊詁其牰犨牧牷騂皆言黃牛特別其黑色所在之名耳又案爾雅白馬黑脣騧釋文云孫炎本作犉言與牛同稱據此知孫所見爾雅騧作黃馬黑脣犉其下黑喙騧卽蒙黃馬言之故小戎傳曰黃馬黑喙曰騧說文玉篇皆同此傳云黃牛黑脣犉孫炎爾雅本黃馬黑脣犉殆犉爲黃牛黑脣之名而借以名黃馬之黑脣者歟

其角濊濊傳聚其角而息濊濊然釋文本又作觿亦作䚡玉篇觿多角又角堅貌廣韻觿角多貌此或字書因詩傳而爲之宋本詩釋文觿又作湒承琪案觿字說文不載水部湒雨下也濊和也皆未引詩毛詩濊字蓋依聲託義湒爲雨下有衆意濊爲和傳云聚其角而息兼衆與和二義猶䚡之訓聚兼訓和也

其耳湲湲傳呵而動其耳湲湲然箋疏無說玉篇廣韻別有聰字玉篇云聰耳動搖之貌廣韻聰牛耳動也此亦因毛傳而造

爲之非詩本有作聾者埤雅溼溼言潤澤也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董廣川曰牛臥則耳下垂溼溼者其垂也承珙案此皆望文生義耳爾雅牛曰齝注云食已復出嚼之今本郭注作食之已久復出嚼之此從詩釋文引齝字亦作齘毛傳作呫凡獸之嚼物則頰車用力故耳爲之動傳體物可稱微眇牛言溼溼與羊言濈濈同濈濈謂聚其角溼溼謂羣牛皆呫而動耳亦和聚之意葢濈濈溼溼與斖斯揖揖蟄蟄暑同彼傳云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古蟄蟄同爲和集之意也文燮和也讀若溼此溼溼與蟄蟄溼溼同音釋名隰蟄也蟄溼意也說矜矜兢兢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也虞東學詩云賈思勰曰羊性護前陵兢不讓今皆健舉前向則知其舉羣無病而不虧耗矣毛曰以言堅彊則矜兢固非堅彊之謂承珙案傳注之例有云之言者以彼疑此之詞或比擬以通其訓詁或比擬以明其意義有云以言者亦指彼擬此之詞或指擬以明其意義如小弁不屬於毛不離於裏傳云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靜女俟我於城隅傳云城隅以言高而不可踰是也有指擬以通其訓詁者此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彊是也矜兢本無堅彊之訓以雙聲得義故云以言堅彊耳顧氏引賈思勰羊性護前云云檢今齊民要術無此二語

不騫不崩傳騫虧也崩羣疾也正義曰集注虧作曜段氏詩小學云此當從集注後人不解曜字因改之耳考工記大胸曜後鄭注云曜讀爲哨哨頃今頃字作頃誤小也燿曜古通用惠氏禮說云

廣成頷亦有大胸哨後之語鄭讀爲哨本之耀一作臞細小之貌與哨通臞一作臞音衢爾雅臞脉瘠也瘠則細小音殊而義同承珙案鶡謂羊不肥崩則謂羊有疾齊民要術羊有疾輒相污又云羊有疥者間別之不別相染污或能合羣致死故傳以崩爲羣疾埤雅曰羊之爲物以瘦爲病而又善死耗敗故於不鶡不崩本羊言之也

眾維魚矣實維豐年傳陰陽和則魚眾多矣旐維旗矣室家溱溱傳溱溱眾也旐旗所以聚眾也翁氏詩附記曰此章占夢之說則用橫渠張子義引周官大司馬郊野建旐司常州里建旗之文但大司馬云郊野載旐則仲冬教治兵時旗物之用也司常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旐則所謂掌九旗之物以待國事者也而朱子錯引之似以郊野爲人數少州里爲人數多也陳氏啟源謂司馬司常二處文義本不相倫不應各取其一以相配其辨甚當然陳氏謂眾維魚猶言眾哉魚旐維旗猶言旐與旗此說義極通而語焉未詳也漢書藝文志云詩載熊羆虺蛇眾魚旐旗之夢著明大人之占顏師古注云斯干無羊之詩言熊羆虺蛇皆爲吉祥之夢而生男女及見眾魚則爲豐年之應旐旗則爲多盛之象據此眾維魚旐維旗特語助之文與上章熊羆虺蛇四維字相同耳則眾魚二字皆以占豐旐旗二字皆以占眾也詩人自言魚之眾耳非以眾字指人鄭箋乃云眾人相與捕魚其說過迂朱傳從而正之至有人變爲魚旐變爲旗之說其實毛傳義已極簡括矣眾維魚矣眾

卽指魚之繁庶豈必其上下句排比對偶之相配乎稽古編云上專言魚下竝言旐旟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旣無羊之旐旟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承珙案維字義或爲有或爲與辭綜東京賦注云維有也此眾維魚猶言多有魚也旐維旟則謂旐與旟故箋云夢見旐與旟此明以與釋維字矣大雅靈臺虡業維樅賁鼓維鏞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虡業維樅者謂虡業有崇牙之飾猶此眾維魚爲眾有魚也賁鼓維鏞者謂大鼓與鏞猶此旐維旟爲旐與旟也兩維字一言有一言與所謂文同義異者如此戴氏詩考正亦曰二字雖皆以維字爲辭助不拘於對文蓋言夢而見魚之眾有又見旐與旟耳

盧召弓鍾山札記云丁希曾解詩眾維魚矣謂眾乃螺字之省說文作蠃與蝘同春秋桓五年螽公羊作螺螺實蝗類凡池湖陂澤中魚嘯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余案此說昔人未曾道過而實確不可易如旐維旟矣旐旗相爲類而小異耳一則人少一則人多故占爲室家溱溱義順而文顯若云眾人化而爲魚則大怪甚矣今釋爲螺則事皆目驗義竝貫通且證之公羊說文而皆合信可以釋千古之疑矣承珙案陸佃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

爲魚如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據此陸氏已見及之特未明言眾爲螺字耳然依此解螺變爲魚則下句必當云旃變爲旗而旃統人少旗統人多之說實由張橫渠不考周禮而集傳誤因之稽古編云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旃注謂州里縣鄙鄉遂之官大司馬郊野載旗百官載旃注云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旃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以司常所頒而言則五職建旃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民數畧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頒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於六鄉六遂及四等八邑之羨卒乎若就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論之則建旗之州里止當建旃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旃統人甚多而旗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案此辨甚諦知下句之不當以旃變爲旗則上句螺變爲魚說雖巧而未必得詩意故不如毛傳義爲平正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四百六十五終

湘陰吳宗寶
長沙王　賓　校